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螢窗清玩 第一卷 連理枝

詞曰：而今細說鴛鴦譜，一字情千縷。楚館秦樓，洛浦天台，快活真如許。個中莫問關情處，訴出花將語。才子佳人，富貴功名，好事傳千古。——調寄仄韻《少年游》

天地而生一秀士，生一佳人，奇矣。天地而生一秀士，必生一佳人；生一佳人，必生一秀士，又奇矣。天地而生一秀士佳人，必予之以才情，聯之以緣分更奇矣。天地而生一秀士佳人，必增之以智力，顯之以功名，可謂奇外之奇矣。如今錄及宋初一段奇事，真是天地捏造，造物逞才，可為千古秀士佳人同聲稱快。

昔宋藝祖代周而興，奄有九有，平南定北，混一江山，特以英雄割據之餘，驟難掃蕩。黃巾丑類，蟻聚蜂屯，以故操觚染翰之人，猶且佩劍弛弓，思建殊勛於帝室也。其時有一宦者，姓李諱英，字粲之，山東之萊州人也。娶妻金氏，賢而慧，早卒。李公義守不續，僅遺一懷抱孤兒，年甫三歲。一日，為侍婢抱出門前，遇一相士，指曰：「此兒乃將相器。」及李公登進士第，出蒞太倉。甫抵官，值崇明縣青龍港水患，漂沒民居。公憂且付思曰：「吾聞地多水患者，必多水精。崇明，吾屬下也，安可不救。」

遂乘馬往崇明，登高望遠，數其港口，約十餘處。乃命石工造成十石犀，每港口立一犀，以厭水精。蓋犀能辟水，以石為之，石固土精，又可剋水。自是水不復浸。聞之於朝，改遷松江府尹。時其子年卅歲，因取名水平，志其功也。喜水平生得質性聰明，手姿俊爽。不煩教誨，日誦萬言。雖少小髻齡，卻有光風霽月襟懷，海闊天高意量。以故，縉紳耆宿，每來攜以偕游。登名山，訪古蹟，試以詩賦，倚馬可成。或以《華》羅瓜果啖他，他則即物賦詩，以謝嘉惠。或以幽義奧旨相質難，他則舌如利劍，口若懸河，雄辯高談，動驚四座。雖李泌早慧，劉晏天聰，不特無此雄才，並亦無此雅度。

一日，李公與客燕坐。客有歸班侍郎桃之春、學士張邦直、司勳蘇剛、進士王瑞、劉莊諸公在焉。時李公思刻公堂楹聯，呈諸公制稿。諸公謙讓未就，忽水平侍側，從容進曰：「此聯無煩諸公思索，昔孔孟二夫子，已制有了。」李公顧叱曰：「蠢才，焉敢放肆！」諸客曰：「令郎博洽多才，當必別有見識，何妨說來一聽。」水平曰：「此聯是孔子起聯頭，孟子結聯尾，人人曉得，不消小子說了。」諸客聽得，相顧疑惑，俱道：「實實未曉得來。孔孟既不同時，又不同事，怎又同做公堂首對？即就孔子攝魯相，孟子為齊卿，也未聞有甚公堂對聯。」水平曰：「諸公既不肯說，待小子說來，以資一笑。那孔子起的聯頭是：『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。』孟子結的聯尾是：『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』此非齊齊整整的為官對聯麼。」諸公聽了，齊聲叫好。都道：「即此便是現成絕對，不必別尋了。」李公亦點頭微笑。

時庖人進膳至，桃侍郎笑謂水平曰：「我欲出四書一句請對，限以四書對之，但莫怪唐突盛情了。我出『沽酒市脯』四字。」水平曰：「不過『蔬食菜羹』耳，有何盛情。」蘇司勳曰：「這四字對得有情。我亦有一句請對：『惟酒無量。』」水平曰：「如水益深。」張學士曰：「這等句平淡無奇，故他易對。我用疊字法出句：『源泉混混。』」平曰：「此亦易耳，用維石巖巖。」劉進士曰：「我依此法出：尚見帝帝。」平曰：「可對將朝王王。」蘇司勳喜曰：「此四字對得工巧絕倫，我出句：無恥之恥。」水平曰：「可對：知和而和。」王進士曰：「我又用疊字法出：兼所愛兼所愛。」平對曰：「居之安居之安。」劉進士曰：「我出惡得為恭儉恭儉。」平笑曰：「此孟子已自對有了。此之謂寇仇寇仇。」張學士曰：「我出個古人用寧武子。」平曰：「可對滕文公。」桃侍郎曰：「止三字耳，對得何等工穩。我用古人出句，疊字法。太王王季。」平曰：「此句人人曉得，可以曾子思對之。」劉進士曰：「我亦用古人出句，隔只疊字法。微子微仲。」平曰：「季隨季馬馮。」王進士曰：「再用古人出句，異樣疊字法。時子因陳子。」平曰：「物不孤生，語不獨說，既有那句，自然必有這句。可對周公謂魯公。但四書中古人，可對者甚繁。如葛伯、葉公、子夏、景春、西子、南容、王孫賈、公子荊、王子墊、公孫朝等，豈能枚舉，雖對得，不足奇也。」王進士笑曰：「我想個四書所無者難難他，用同類字邊法，出江淮河漢四字。」張學士笑曰：「此句果然出得新穎，看他如何對？」水平亦笑曰：「對句雖有，未知袒裊裸裡四字，可合尊意否？」蘇司勳拍掌笑曰：「妙絕，恰好這四個字，也是一樣字邊，對得的當工穩，可謂因難見巧。愚還有四個字，是虎豹犀象，此係山族之物，限以水族對，何如？」平笑曰：「若限水族對，越發撞著會稽矣。龍鼉蛟龍，不知好否？」張學士曰：「我還想有三句隔只疊字法，未知可對得？」水平曰：「得與不得，說來請教也可。」張學士曰：「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。」桃侍郎搖頭曰：「六句共十二字卻隔以六個也字，四書實實無此格了。」李公亦曰：「這未免苦人所難了。」眾人都道：「要他於四書中別尋此等句法來對，這是萬萬不能的，不若任從他書尋幾句來對罷。」張學士曰：「他必別有奇思，何必過慮。況他曾說，有那一句，自必有這句作對，豈此句便對不得的。」水平曰：「這十二字，委實難對。」時眾人都替他告免，平忽拊掌曰：「有了，請諸公聽聽，我用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，可對得否？」眾皆齊聲稱：「妙，難得此六個之字，對得湊巧，可稱絕對。」李公亦心焉喜之。桃侍郎曰：「還有四書集句一首，敢請對成？」水平曰：「願請教。」桃侍郎出對曰：

有童子，不慮而知，誦其詩，讀其書，博學於文，甚矣，後生可畏。

水平曰：「小子何知，不敢當此盛贊。敢不恭對，以助一笑。蠡測管窺，所不免也。」

惟大人，既明且哲，治則進，亂則退，從容中道，誠哉，仁者不憂。

諸公聽畢，都道：「集成句，難得如此渾成，語語如自己出，尤各各妙有針對。」水平曰：「草草應酬，何足掛齒。」李公亦暗地喜悅，但發冷笑而已。桃侍郎顧謂李公曰：「觀令郎少小孩提，英氣逼人，奇姿煥發，性靈天賦，直邁老成，真所謂取青紫如拾芥者也。異日狀元宰相，豈過分哉。」蘇司勳亦曰：「古來神童早慧，代不乏人。然雖有令郎之博學奇才，而卻無令郎之雅量偉志，寧馨兒知其非池中物也。」李公曰：「小畜無知，尊前放肆，不蒙嗔責，已出萬幸，何敢當諸公盛稱。」張學士曰：「令郎聰明冠世。器量包天，諸公之言，誠非過譽。」王劉二進士，亦稱贊不已。李公曰：「小畜蠢鈍，固不堪言。諸公若以其可教而辱教之，俾蒼蠅得赴驥尾，亦未始非小畜之幸也。」侍郎曰：「令郎平時可常誦習否？」李公曰：「小弟祿薄官貧，兼以童稚未暗，尚未遣師教誨，每日亦即閒散無拘，聽其作輟而已。」桃侍郎曰：「此卻不難，寒舍舊有館師，教訓頑童，並及小女，師係本郡楊清。此人博洽多才，曾舉孝廉，堪為令郎入門一助。何不就屈令郎大駕，到彼一遊耶。」李公曰：「鳳凰龍池，豈容俗物打攪。兄既有此盛意，尚容小弟三思。」水平在旁曰：「名師益友規勸切磋，此誠美事盛情。兼以年伯栽培，諸公贊勸，不可卻也。」李公曰：「既如此，賢兄盛情厚德，容異日伸謝可也。」桃公大喜，約定進館吉日，方同諸公作別散回。

原來桃公住於府西之紫溪村，離城不過數里。公舊任兵部侍郎之職，因以天下鼎沸，世事瓦解，遂與張蘇諸公解印回家。後聞藝祖登極，乃以手加額曰：「吾徒始見天日矣。其正配王氏，生下一女，名碧仙，年七歲。一子，名夢紅，年五歲。俱是穎悟異常，性由天縱，而碧仙尤極英敏乖巧，美麗如仙。公與夫人撫愛而珍惜之，有若異寶。是年正在遣師教誨，姊弟兩人，遂讀書於麟鳳軒。日誦千篇，而腹笥殷富。

是夜，桃公以水平來學，故告知夫人。夫人甚是喜悅。屆期，水平乘轎而至。先參聖畢，然後拜楊孝廉，以及桃公，並碧仙、夢紅依次相見，三人握手，如平生歡。才命坐，適有侍婢至，說夫人請見公子。水平曰：「本待拜謁，何煩見召。」乃隨婢人到後庭，拜見王氏夫人，夫人亦斂衽答拜。因見水平禮數步趨，溫文爾雅，暗暗稱羨。乃曰：「久聞公子年少老成，天分卓越，今日一見，可謂名不虛傳。但不知曾讀幾年詩書？」水平曰：「能言即誦，至今已四年了。」夫人撫其背而加之膝。適碧仙入，又加之右膝。夫人顧謂左右曰：「生子當如李公子，若夢紅輩，直鯁魚耳。」水平曰：「令郎吞併經史，乃蠹魚，非鯁魚也。」夫人曰：「經史豈可妄談。吾向讀書，曾有素所未解之案，請公子一裁。昔夷齊，恥食周粟，隱首陽山，采薇而食，又不與人交

接，不知他的采薇歌，何由傳出人間來？真令人不可解。」水平曰：「那時卻有一人聽得。」夫人曰：「是何人聽得？」水平曰：「是一彩琴人聽得。詩不云乎，彩琴彩琴，首陽之巔。大約就是此人聽聞了。」夫人點頭微笑曰：「急智辨來，雖屬戲語，卻喚醒後人多少愚夢。」在旁侍婢，亦俱解頤。碧仙曰：「此固近理，但按古書所載，謂夷齊隱首陽，而卻周粟，興歌采薇，途遇一婦，問曰：『二子何往？』夷齊答曰：『吾恥食周粟，欲往采薇耳。』婦曰：『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土既周之土，則薇亦周之薇也，惡可食。』於是，夷齊遂餓而死。由是觀之，則采薇之歌，其殆此婦聽來乎？」水平笑曰：「小姐多讀未見之書，當必有確鑿之論。若所云者，特戲言耳。」夫人大喜，命侍婢取一玉麒麟賞之。水平係於紐上，拜謝而出。

及晚，桃公備盛席，以享水平。酒甫數巡，平即推醉。桃公曰：「公子雅有海量，何不賞光。」水平曰：「主人盛情，將奈小生腹無酒蟹，不能飲了。」碧仙停杯曰：「此卻何說，到要請教。」平曰：「大凡善嗜酒者，腹中必有酒蟹，以消化之。初生時尚小，日後漸嗜而漸大，故其人愈飲而愈多，實非別有酒量也。推之善嗜肉者，其腹必有肉鼠，好嗜魚者，其腹必有腥蟲。那腥蟲長數尺，出可盈鬥，有則奇疾生焉。至於嗜茶者，其腹必有茶精。那茶精形如牛脾，口目俱具，每飲茶，則茶精納之，故不飲則致病。小生淺見則如此，不知可合否？」碧仙曰：「公子博覽群書，故有此奇聞異見。雖茂先《博物》，子年《拾遺》，未之詳也。」楊孝廉曰：「多學而識，名不虛傳。金馬玉堂，拭目可俟。」水平曰：「學生剪陋寡聞，得窺門牆，只聆教益，實出萬幸，至老師如此過許，學生豈能當之。」孝廉倍加敬愛。自後，水平、碧仙、夢紅三人，合志同心，殫精力學，自詩書經傳，諸子百家，地理天文，無不洞悉。一連讀至十二歲，夢紅亦十歲矣。

一日楊孝廉謂桃公曰：「三子功穿經史，學究天人，工夫至此，所謂青勝於藍矣。今後但須養其德性，活其真機，玩物適情，以移其氣，迨至臨場，握筆自然，揮灑汪洋，取功名如拾芥也。」桃公點頭曰：「存養省察，原是要著。」自後全無拘束，任其自適。或遊戲月下，或談笑花間，少無嫌疑，宛如好友。

一日，水平與碧仙游於醉春園，賞積石池之並蒂蓮。倚欄並立，接耳閒談。仙注視並蒂蓮花，不覺微笑。平曰：「小姐何笑？」仙曰：「吾愛此花之多情耳。」平曰：「果然勾紅並豔，意態撩人，真不啻才子佳人，倚肩並坐矣。」仙歎聲曰：「物類有情，誠非虛語。即如連理樹、並蒂花、同心蘭、相思竹、比翼鳥、比目魚、翡翠、鳳凰、鴛鴦、蛺蝶等，莫不纏綿固結，終始不離，人奈何獨厚其生，而情不能如物耶！」水平曰：「情之於人，貴乎善用，亦冀其可用。甚或誤其情，而所從非偶；薄其情，而有始無終；縱其情，而放蕩不羈；矯其情，而矜己絕俗。此固不足以深論。至欲致情，而無可致之術，欲鍾情而無可鍾之人，徒太息於才美之難逢，搔首而歎彼蒼之過吝。斯誠吾徒恨事也。小姐此言，可勝浩歎。」碧仙曰：「物不孤生，花不獨發，天地既生有第一的奇男子，必生有第一的妙佳人，或相隔於千里萬里之天，或相聚於一室一隅之地，迨至情孚福到，自然如針引線，曲就良緣，斯造物之成心，而亦鬼神所注目也。」水平曰：「誠如斯言，則小姐異日，必配第一的奇男子矣。」仙曰：「公子異日，亦必配第一的妙佳人矣。」兩下相顧微笑。忽有雙鴛鴦，從葉底引頸而出，隨波鼓翼，飛舞翩然。平靠著碧仙香肩觀之。仙看到會意處，不覺以扇擊欄，低聲謾謾而歌曰：

鴛鴦鳥，鴛鴦鳥，文采風流嬌且小。

天然佳偶長相隨，雙舞雙棲碧沙沼。

歌聲滴滴，如嘯黃鸝。平聽得意興清狂，撫其背曰：「吾二人得如此鳥足矣。」碧仙羞得臉紅，轉面忍笑。須臾，日景停午，粉汗俱流，平以巾拭碧仙臉。展視之，見汗巾色若桃花，芬香透鼻。驚喜曰：「昔人謂楊妃汗紅而香，今見小姐始信。」碧仙曰：「夏日可畏。一至於此。」遂攜手隨柳乘涼而歸。

次日午後，水平苦熱，獨避暑於牡丹亭。倚花徘徊，俏然而立。見群蝶戲舞，注目觀之。忽有人在背後，以扇擊其肩曰：「對花乘風，此等佳趣，怎麼自家受用，卻不邀我一遊耶？」水平驚顧視之，乃碧仙也。因笑曰：「偶然至此，非敢相違。」仙見其手拈花枝，遂吟曰：

絕世一名花，何時落君手？

君意即看花，那知花顏瘦。

水平曰：「花顏之瘦，吾非不知特花不肯解語耳。」適有一蝶，飄然至前，平亦指吟曰：

嗟嗟爾蛺蝶，花下獨徘徊。

縱有尋春意，花心恨不開。

碧仙微笑曰：「花心開不開，待其時耳，花又豈能自主。」水平曰：「時固宜待，但若至春酣花發之時，未知肯憐此蝶無枝可棲否耶？」碧仙曰：「蝶自蝶，花自花，既不相干，何憐之有。」平曰：「小姐之言差矣。夫蝶者，飛蟲之美。花者，植物之奇。造物既厚其生，斯世宜珍其品；使名花而落狂蜂之手，好蝶而棲野草之枝，而始怨大造之不仁，故使姻緣之顛倒，斯亦悔之已晚矣。」碧仙曰：「事縱由天，豈能相強。」平默然良久曰：「然則小姐獨無願望之人耶？」仙搖頭曰：「無之無之。」平又默然良久曰：「我等一般幼小，爾何太不曉事。」仙曰：「爾固曉事，但不知願望何人？」平曰：「吾所願望者，比飛燕少肥，比玉環少瘦，才高蘇蕙，色絕誇娥，若得他結個同心，共成佳偶，則三生之願足矣。」仙聽得玉面含羞，背面暗笑。平曰：「今日園林沉寂，何不一吐心腹。」仙曰：「人非草木，孰無是心。君既見詢，定當告訴。」說訖，遲徊不語。平固請問，仙欲言不言者久之。然後，附耳低談，胡說幾句。水平側耳而聽，卻又不聞。忽攢眉曰：「說又不說，怎麼含糊吞吐，令人聽不分曉。」仙乃曰：「如此，即得盡情相剖了。吾之所願望者，願得會彈琴、會飲酒、會寫字、會吟詩，則今生之願足矣。」

水平歎聲曰：「恁持重說來，我道是願望甚麼，卻想出這沒要緊的事業，得不令人惱煞。」碧仙曰：「此外還有甚麼要緊。」水平低聲曰：「人生世上，五倫為第一著。五倫又以夫婦為第一著，夫婦又以擇配為第一著。為小姐計者，當思選秀士，揀才郎，並蒂同心，以成千秋之佳偶。倘少差一念，致誤終身怨偶，到頭悔之晚矣。」仙曰：「吾不嫁人，有何怨偶？」平曰：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聖訓在昔，小姐焉能外之。」仙微笑曰：「天上有玉女，地下有碧仙，若勸得玉女從夫，方勸得碧仙願嫁。」水平再欲進言，忽隔花有婢女聲，即得匆匆散去。水平自是，眷念碧仙不已。

不覺三冬聿度，交到初春。好鳥吹簫，名花獻錦。醉春園內，紅綠齊芳。桃侍郎前於隆冬，頗患寒疾。至是風和日麗，自覺神氣俱清。乃於二月花朝，邀約李公、張學士、蘇司勳並諸縉紳等，飲酒於醉春園，作竟日之樂。先是李公舉觴，具稱楊孝廉教誨之德，並桃侍郎培植之恩。二公謙退不已。楊孝廉曰：「令郎性由天縱，才駕儒林，治生學問粗疏，妄以木錐刻玉，殊覺慚愧慚愧。」適水平手執柳枝，從牡丹亭而來。張學士呼而問之曰：「汝所執者，楊枝乎？柳枝乎？」平對曰：「此柳枝也。」張學士曰：「何以辨之？」平曰：「大者楊，小者柳。楊秉陽之性，故葉之向上者為楊。柳秉陰之性，故葉之向下者為柳。」張公點頭曰：「此誠然也。然吾見世之男女送行，朋友餞別，往往折柳相贈，此何義也？」平曰：「以小子愚見，大約以柳木易生，隨處生長。凡人之去鄉，正如柳之離乾去鄉者，望其隨處皆安，正如離乾者亦可隨地皆活。故為是祝願耳。」蘇司勳曰：「天下之木，皆本天生。而柳獨列於二十八宿之位，何也？」水平曰：「柳乃寄根於天，倒插斜栽，無不可活。其絮飛漫天地，沾沙著土，亦無不生。蓋其得木精之盛，而到處暢達其生理者也。其光茫安得不透著天漢，列於維垣哉。」蘇公點頭曰：「如此辨論，乃是格物窮理之論。尤有一說相問：古今人皆以萱草論母，不知何所證據？」平曰：「萱音同諛，諛草即晉稽康所論忘憂草也。詩云，『焉得諛草，言樹之背』。背北堂也。按婚禮，北堂為婦洗之所。故後世相沿，以北堂謂母，而有萱堂之稱。細考經文，殊屬無謂。若唐入堂階萱草之詩，乃謂母思其子，有憂無歡，雖有忘憂之草，亦如不見，非以萱比母也。」說訖，又曰：「愚嘗見醫書，謂萱草一名宜男，以萱論母，義或本此。」諸公點頭稱是。

桃公方欲勸酒，忽見碧仙逐一流鶯，穿花拂柳，嬌憨躲閃，不敢近前。乃謂曰：「今日在座諸公，俱係通家伯叔，吾兒何須

退避。」碧仙應聲近前，欠身而坐。須臾，酒行三獻，肴及羊膏。張學士曰：「羊有跪乳之禮，德行可加，理宜勿食。」桃公曰：「不然，羊性劣而小力，所謂用無可用，而觀無可觀者也。非祭祀宴享，何以畜之。」有縉紳徐品喘曰：「吾見史稱，晉武帝平吳之後，荒於酒色，宮中乘羊車，任其適而幸之。宮人望幸者，多以鹽汁灑地，竹葉插戶，冀欲引羊。據此想來，則羊尚可駕車矣。」桃公曰：「羊車之事，吾素深疑。焉有狼劣之羊，而能駕車者。史書所云，必有所指。」碧仙聽得，低頭微笑。蘇司勳曰：「才女何故哂笑，得毋別有高見否？」仙正色曰：「女流淺見寡聞，何敢與論史冊。但嘗考《隋書輿服志》，所云羊車，一名輦車，其制如輦車，金寶飾，紫錦，朱絲網，以女童二十人，皆梳兩髻，服青衣馭之，以出自護軍羊王秀所造，故名羊車，非真以羊駕車也。插竹灑鹽，豈非附會其說歟。」諸公咸歎其高見。蘇司勳立意難他，乃問曰：「俗云，儀狄造酒，未知是否？」仙曰：「按造酒，乃土皇，非儀狄也。」蘇曰：「世之雲杜康，又何人耶？」仙曰：「杜康乃土皇訛音，蓋世人傳說之誤耳。」蘇曰：「古人謂飲茶始自三國，不知可是？」仙曰：「按吳志韋曜傳，言孫皓飲群臣酒，期以七升。曜不能飲，以茶代之。以此為飲茶之證，非也。嘗閱《飛燕別傳》，言成帝既崩，後一夕寢中驚啼，侍兒呼問方覺，乃言曰，吾夢中見帝，帝命賜坐進茶。據此，則西漢已有啜茶之說，非始於吳也。或又曰，詩謂：『誰謂荼苦，其甘如薺。』茶即茶也。據此，則前古先有啜茶之說，又非始於漢也。」徐品喘曰：「才女論古有識，愚有一說，願得其詳。昔虞舜崩於蒼梧之野，堯二女哭舜而沉諸湘，後在湘水為神。人咸謂湘君為娥皇，湘夫人為女英，其說未知是否？」仙曰：「湘神自湘神，帝女自帝女，焉可誣也。即考路史所載，亦謂湘神為舜二女，非堯二女也。」徐曰：「舜亦有二女乎？願聞其名。」仙曰：「按《山海經》雲，舜娶癸比氏，生宵明燭光是也。」徐曰：「若然，則舜又有三妻矣。」仙曰：「又按《大戴禮·帝係篇》雲，舜娶堯之子，謂之女。」又《漢書·地理志》雲，陳倉有上公明星祠，乃黃帝之孫，大舜之妻。據此看來，則舜且有五妻矣。然舜有一兄一弟，二妹二子。弟與子之名，人咸知之。兄與妹之名，人未必知也。」徐曰：「妹名甚麼？」仙曰：「按綱目注謂，舜妹名伙手。又《列女傳》謂，舜有女弟係。至兄之名，已不傳矣。」徐曰：「名既不傳，何以知其有兄？」仙曰：「嘗見《越絕書》云，舜父頑母#，兄狂弟傲，是以知之。」蘇司勳曰：「高見不差，愚又聞，唐世有狀元韓袞者，雲是韓昌黎之後，殊失證據。」碧仙曰：「韓袞，乃昌黎正孫也。昌黎之子曰昶，亦登第，因改金根車為金銀車，人皆笑之。昶生二子，長曰綰，次曰袞，俱擢登第，而袞為狀元。又昌黎孫，有名承者，亦狀元及第，為時聞人。然則，韓氏狀元，又不特一袞矣，要之吾徒稽古，貴核其真，俗本相沿，每多舛錯。即如介之推一人，坊本所注，有謂姓介名推者，有謂姓介名之推者，且有謂姓介之名推者。盲談警說，迷誤將來，殊為可恨。夫子摧，介休人也。姓王，名光，字子推。其曰介，及其地也。其曰推，表其字也。其曰之，語助辭也。何得謂其姓介名推哉。」諸公聽了相顧歎服。

張學士喜謂水平、碧仙曰：「一席之內，有兩神童。今日之游，良為罕觀。汝等盍各制小令一首，以快一觀耶。」二人應曰：「謹承尊命，乞賜命題。」張曰：「此乃遊春賞花之地，李公子可做《遊春詞》一闋，調寄《醉春風》。桃小姐可做《賞花詞》一闋，調寄《醉花陰》。此無筆墨，各回書案寫來可也。」二人應命回去。平謂仙曰：「此詞題太尋常，若依尋常數語填去，有何生色，宜用集曲牌體制之。」仙然之，俄而稿就，捧箋齊出。張學士接著曰：「已製成麼？何其敏捷乃爾。」諸公俱難坐擁看，見水平《遊春詞》云：

錦帳初春初到，刮地春光好。曉來風送海棠春，早早早。花柳分春，玉樓春樹，沁園春草。喜太平春鬧，花醉春風掃。迎春樂處奈愁何？惱惱惱。乍燕春台，錦堂春去，畫堂春老。——調寄《醉春風》

桃碧仙賞花詞云：

昨夜後庭花點綴，正賞花時節。盡日語花嬌，沉醉花陰，鬥百花奇絕。一叢花映黃昏月，蝶戀花鬚折。遍地落花紅，閒惜花飛，揉碎梅花雪。——調寄《醉花陰》

諸公覽畢曰：「寫遊賞處，含蓄不露。押牌名處，渾脫無痕。佳句奇人，可稱雙絕。」張公謂碧仙曰：「久不見面，卻已造就如許奇才。道蘊、文姬，無此早慧。但不知芳齡幾何了？」仙曰：「今春已十三歲了。」張公點點頭，又顧水平曰：「兄台呢？」水平對曰：「虛負虛負，今春亦十三歲了。」張公笑曰：「難得如此。年紀相同，才貌相若，吾欲躬先作伐，替他們結個良緣，諸公以為何如？」眾人同聲贊賀，即有桃、李二公，各自謙遜。張公曰：「不然，良緣夙締，嘉偶天成，今日之遇，乃天也。違天不祥，何故卻之？」二公方才應允。時碧仙聽得，不覺玉臉含羞，轉面他顧。水平以目斜視，欲挑笑之。仙忍笑不得，閃掩而去。平躡其後，暗隨之。既趕上，叩其肩曰：「玉女，果願從天耶？」仙佯怒曰：「不願不願。」說訖，不覺相視而笑。至晚席罷，諸公散歸。

越數日，李公遣夫人，以花冠一頂，鳳釵一對，齎之。婚盟遂定。後桃公以並處不便，乃令碧仙深居閨閣，以習女紅。自是，音容兩不相通矣。是年，李公亦令水平歸山東，入童子試，遂於是年游庠。佳音至時，李公頗喜，並回書以勉勵之。

其時，碧仙獨處深閨，紗窗寂寞，每念舊時嬉戲，心輒悵然。兼以天下盜賊蠭起，人民鼎沸，若守此啁啾兒女態，終是無益身家。因家傳有兩口青霜寶劍，乃羊頭精鋼百鍊而成，切玉如泥，十分犀利。於是厭習女紅，專學劍術。花前月下，隨地舞之。行則必攜，坐則必佩。忽忽學至十六歲，俱已嫻熟精妙，法術入神。每一舞，則影捷流星，光驚閃電，鋒芒隱現，若風前亂滾梨花，劍氣飛騰，似天上驟飛雪片，以水灑潑，幾不沾身。

一日桃公見而語之曰：「吾兒生長深閨，織錦抽絲，是其素業，何必舍女子之常土，而習此丈夫之術哉。」碧仙曰：「不然，方今神器遷移，群凶未靖，學此劍術，雖不能安邦定國，亦可以護命保身。若再安不思危，恐此間禍不遠矣。」桃公曰：「雖然，天下當學者盡多，何必專事此業。」仙曰：「昔衛夫人看舞劍，而悟書法之妙。吾學舞劍，即學書法也。」桃公笑而不語。

是年，東粵惠州府霍山賊反。那霍山在龍川縣東北八十里，頂高七千七百七十丈，周回三百六十里，峰巒秀聳，凡三百六十，可居者七十有二，巨壑大谷，多有可耕。故河源謝驥，龍川羅熊，渠魁二人，招集群丑，結巢於此。是歲二月，擁賊二十餘萬，直奔荊南。虜掠鄉村，催拔城郭，天下震懼，遐邇惶惶。兩湖文書，連片告急。表聞藝祖，赫然震怒，詔兩湖提督，徵兵討之。賊固守城，而不之戰。冬十月，賊忽棄城而去，逶迤趨趕，驟駐浙西。其時，浙西疫氣盛行，水土不利。明年正月，移駐江南，賊勢猖狂，銳不可御。

桃侍郎聞信大驚，急呼王夫人並碧仙，商議避難。桃公曰：「賊匪多眾，此地不足容身，當速圖之。」碧仙曰：「不如進城暫避，可保無虞。」夫人曰：「如此雖好，只是吾兒深閨嬌養，怎好經見外人。」仙曰：「此特暫時從權耳，欲免大難，小節所不計也。且今日城中，非男即女，如我女流輩，何止數千。倘母親真欲藏羞，孩兒亦自有策。」夫人問：「何策？」仙曰：「可著舅子衣服，扮做男妝，混於稠人中，孰來深辨。」夫人曰：「此方少可。」是晚，束裝停當，以俟明早進城，笳鼓悲鳴，驚不成寐。比及天曉，仙梳洗畢，乃取夢紅衣服穿之，戴上儒冠，納下雲履，溫文爾雅，宛然一美貌丈夫。王夫人從旁審視，不覺好笑。甫裝畢，忽聞人聲潮湧，炮響山頽。群呼曰：「賊至矣！」桃公大驚，急帶家人，望城而走。碧仙亦佩起寶劍，跨上駿馬，隨後而行。將至城，忽然鼓角喧天，旗旄蔽日，幔山帳野，風捲而來。桃公策馬入城，惟碧仙後至，城門已閉。公回顧不見碧仙，知不得入。急登城望之，方欲呼喚，賊已臨城。見仙繞城而走，後面數賊，緊緊追之。看看近來，仙急掣青霜寶劍，回首一揮，賊器俱斷，賊大駭而回，仙乃策馬望空奔去。桃公暗暗禱祝，兩淚潸然，望至不見乃已。

時碧仙走了片時，方欲緩步，忽有四賊，從路旁突出，猛然近前，攔住去路。仙藏過寶劍，從容謂曰：「列位謾些，吾人困馬乏，不能鬥矣。列位如有要馬者，可就按住絲韁，待我下來。」四賊個個爭要，齊來按韁。仙急出劍斬之，四手俱斷，並倒於地，仙乃奪路飛奔。走至日晚，殆百餘里，遂歇宿於旅店中。次早問店主曰：「此是甚麼地方？」店主曰：「過了松江府，此婁縣界也。」仙曰：「有賊否？」店主曰：「賊勢浩蕩，何地無之。」仙即結束馬匹，覓路起程。

一連走了兩日，路經常州，偶值大雨滂沱，只得寄寓佛寺。眾檀越詢知來意，咸與慰勞。明旦侵晨，仙倚寺門觀望。忽一伙男婦，肩挑背負，其聲嘩然。眾檀越詢知，咸叫有賊，仙大驚，跨馬出門，匆匆而去。走至日午，方少安心。自想曰：「吾蘇東南諸屬，已為賊匪所屯，不如向西北奔走。若至山東，可無憂矣。」一路上沉思暗想。途經一山，木石崎嶇，道路險峻。正立馬觀望，忽有無數僕僮，從山上滾滾下來。揮斧橫刀，一混攔住。大叫曰：「來的何人，怎麼不交買路銀子？」仙怒曰：「鼠輩休得無禮！皇皇之路，何人不行，要甚麼買路銀子。」僕僮曰：「管爾甚麼皇不皇，若無銀子，便是我們饒爾，怕寨主亦不饒爾。」仙曰：「寨主何人？」僕僮曰：「寨主乃蘇郡下第秀才，姓柳名遇春。因以天下未平，強盜四起，故來此招軍買馬，以決雌雄。君勝則從君，賊勝則從賊。大則欲兼有天下，小亦圖割據一方。爾係遠方人，亦聞知我主聲勢否？」碧仙曰：「欲成大事，何必見此小利。」僕僮曰：「吾輩人多馬眾，不廣收小利，何以資生。爾看那山路，上上落落，這非來納路銀麼？多則十兩八兩，貧則三錢二錢，快些納來，早早趕路。」碧仙曰：「銀子委實沒有，權記賬簿，下次納清。」說訖，奪路馳去，眾僕僮大喝趕來。走過山曲，忽前面一擁僕僮，揚旗而至。仙大駭，奔入谷中。聞背後火炮轟天，頑石俱碎。仙長吁曰：「吾命休矣。」眾僕僮疾跑向前，連人帶馬，勒上山去。俄聞擂鼓壓笛，寨主坐堂。雲板數點，值堂傳呼曰：「犯者何人？速拿究治。」碧仙應聲而入。那寨主捋須豎眉，睜目喝曰：「吾數年坐鎮於斯，凡過客居民，悉皆貢稅，汝何敢斗膽抗拒，違吾法度耶！」碧仙曰：「吾聞，圖大事者，不貪小利。行王道者，先治人心。今大王坐鎮一隅，欲窺天下，務須推恩布惠，收拾人心，何竟貪小利而迫遠人耶。且吾觀此山，巨壑堪耕，平坡可種，不思滋根務本，而徒區區然聽稅於人，恐異日兵革一臨，而內庫罄懸，外助瓦解，覆卵傾巢之禍，將不免矣。」柳寨主大怒曰：「吾帶甲二十萬，猛將千員，朝廷屢欲加兵，不敢正視，汝何得出不祥之言以亂軍心耶。」說訖，喝刀斧手推出斬之。

適後寨夫人，以他故出寨。見群刀手欲斬一人，氣宇非凡，深為惋惜。因問曰：「汝何人，竟遭此禍？」碧仙曰：「吾乃松江府桃侍郎之子，名白山，因逃賊避難，誤至於斯。匹身而來，有何銀子。乃以索路銀不得，拘迫上山，比究責時，我不過詳陳利害，斟酌機宜，卻謂我出言不祥，合行斬首。」因將對寨主之言，細述一遍。夫人聽了曰：「審機度勢，竟是達人之言，務本滋根自是要著，大王何昏昧如此。」說訖，把碧仙上下偷視良久，不覺點頭微笑。忽寨內傳呼曰：「大王有令，權要速斬速斬。」夫人歎曰：「大王如此惱怒，號令既行，不能救矣。」乃喚群刀手近前，吩咐曰：「大王既欲斬此人，爾們可如此如此，如此如此。斬了報過大王，我自有個主意。千祈要聽吾言。」眾刀手齊聲應諾。須臾，一聲炮響，一顆血頭獻入寨內。那寨主柳遇春，望一望，喝教將首級懸路示眾。

柳遇春方欲退堂，忽見後寨夫人疾趨而入。遇春接著曰：「夫人有何急事？」夫人長歎曰：「吾夫婦禍不遠矣。」遇春失色，問有何禍？夫人曰：「大王平素精明，今日抑何冒昧，亦曾知誤斬此人否。此人乃松江桃侍郎之子，名白山，因匹身逃賊，以至於斯。爾道避難而來，有何銀子，即言少率直，亦須看朝廷面上，厚遣下山，使朝廷知我量宏，大臣感吾德盛，異日或有爭戰，亦可藉為表見，以明我不叛於朝廷。奈何以小小微銀，結天下無窮之怨耶。況乎我過既彰，彼氣必壯，我自起無端之釁，彼得出有名之師，斯時以正誅邪，以順制逆，我雖擁二十萬之眾，而內資不給，外助無人，恐孟城一山，不旬日而悉為芋粉矣。且昔日樹旗起義之時，大王曾言曰，君勝從君，賊勝做賊。今太祖奉天登極，內安萬姓，外撫四夷，群丑暴行，佇看殄滅。大王久欲通誠納款，歸附明廷，乃既不能結之以情，並且構之以怨，朝廷縱有包天括地之量，又安能容我丑徒耶。」遇春聽得面如土色，愀然曰：「夫人之言，誠是至論。然業已見殺，為之何哉。」夫人微笑曰：「業已殺著，夫復何言。大王勿憂，吾有一策，使得兩家化怨成恩，變憂作喜，包管無事，今晚老身設宴後寨，請大王至彼商量。」遇春曰：「此事盡在夫人主張，今晚一定到後寨去。」說訖，猶懊悔不已。夫人離坐出來，再喚前刀手吩咐曰：「此事謾些喧揚，看我今晚作用。」眾應諾。

夫人自回後寨，適見其女柳青青騎射回來。夫人曰：「吾兒回了麼？兒呵，爾知爾父的禍事否？」青青變色曰：「兒實不知，尚待見教。」夫人就把誤殺桃白山之事，備細訴知。柳青青大驚，頓足曰：「若然，則吾輩不知死所矣。」夫人乃屏退侍女們，向青青耳邊細說幾句。青青聽了，喜色曰：「如此可無憂矣。」夫人回顧無人，又向青青耳邊言：「不止如此，我又欲如此如此。爾意以為何如？」青青聽了，躊躇未決。夫人曰：「吾兒只管放心，決不致汝有不妥當處。」青青乃曰：「既如此，悉惟母親主張便了。」

至晚，夫人命庖人盛備酒饌，廣設幾筵。一面令人出外迎請遇春，並請各營官將。須臾，遇春駕到，各營官將，亦陸續俱到。望見後寨堂上，爐煙裊裊，華燭煌煌，琴瑟諧鳴，簫笙疊奏。而堂上堂下，彩燈密掛，酒席雜陳，燭火燈光，如同白晝。遇春心下疑惑，登上上堂，夫人迎著，遣之上座。遇春方欲問故，忽見夫人舉手一招，柳青青從東階而出，桃白山從西階而出，朝著自己，比肩拜來。遇春大駭曰：「此人既殺，何以在此？鬼耶？神耶！」說未了，拂袖疾走，大呼救命。眾將大驚，一擁上前。夫人扯住遇春曰：「大王休慌，聽我說個明白。桃公子罪不該殺，大王既知之矣。今日臨斬之際，老身適有事出寨，經過斬場，問起因由，深為惋惜。又想起女兒才色出眾，年已長成，久選佳郎，未能如願。恰好桃公子乃高門子弟，才貌相當，欲令他結個姻緣，以慰平生之願望。故特請大王，並列位到此，共定婚姻。一白前情，二飲喜酒，未知可合尊意？」遇春聽了，形神始定。問：「今日所殺何人？」夫人曰：「吾囑刀手，取獄中應死者替之。即時桃公子已令潛入後寨矣。」遇春大喜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固覺妄為。非夫人如此設施，不特失今日之良緣，並且啟後來之禍事，真吾輩之福也。」於是滿寨軍將，無不傳知，咸稱夫人處事精詳，轉禍為福。夫人遂命行拜禮，扶入洞房。須臾，各營官將，紛紛拜賀。遇春接待畢，依次入筵，進酒擎杯，歡呼暢飲。

時碧仙與青青，入至洞房，房設二席。碧仙就左席，青青就右席，兩旁侍女，羅列如雲。或擎燈，或打扇，或酌酒，或扶杯。蘭麝之香，芬芳滿室。兩下酒至則微飲，香至則輕嘗，更漏漸闌，侍女漸散。青青亦揭開錦巾，止以扇半掩而已。青乘隙偷視碧仙，真乃傅粉何郎，凝脂杜義，風流俊秀，宛若玉人。眼到處，芳心頗動。仙亦微窺青青久之，暗想曰：「果然好個絕世佳人，設若我變作男兒，則今夕遭逢，可稱滿願矣。」須臾席罷，侍女散歸。碧仙闔上房櫳，青青亦倚牀兀坐。仙見房壁上刀劍羅列，弓箭雜懸，因乘燭逐一觀之。顧青青曰：「卿亦素好武藝耶？」青勉強應曰：「然，恨不精耳。」仙觀遍，又把案上書冊翻檢一回，高剔銀缸，朗然而誦。青青坐得不奈，已自寢了。仙讀師曠《禽經》，見二句雲，「鸚鵡之智，不如鸞。周周之智，不如鴻。」因問青曰：「經云『鸚鵡周周』，此何鳥也？」青推為不知。仙又曰：「薛道衡謂，麟為般般，鳳為足足，此何意見？」青又推為不知。於是仙屢問，而青青悉推不知。未幾而雞鳴，未幾而味旦，仙猶閱書未息，而青青已勉強下牀矣。

次日，遇春盛備酒饌，燕享碧仙，命女樂吹彈歌舞以侑之。席間各謝昨日誤犯之罪。遇春曰：「昨公子滋根務本之言，誠為要論。想老夫辟守茲土，人馬多眾，費用亦繁，而倉無積糧，鼎無宿食，是以曉夜憂慮，未嘗敢忘。不知公子有甚良謀，可使兵強糧足耶？」碧仙曰：「吾聞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。若欲兵強，必先糧足。夫孟城，常府之勝地也。平坡曠地，隨處可耕。為今計者，既已按寨分營，亦必按營分遂。按遂分廬，營有長，遂與廬亦各有長。每廬兵幾名，牛幾頭，田幾畝，盡數均派，各治其田。辟田之法，先焚其茅，後鋤其地，耕芸插獲，一如常工。待其成熟登場，豐則行什二之徵，凶則依什一之例。鄉裏輕重，悉酌其宜。比及三年，私家既盈，公廩亦阜。如此則糧足，糧足則兵強，兵強則人畏。然後導以禮樂，教以人倫，推恩以結民心，救難以隆物望。由是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，出而抗天下不難矣。如日拘民貢稅，索民錢銀，勉強支持，朝不預夕。上而激朝廷之怒，下而結黎庶之仇。一旦兵連禍結，而外稅不入，內用不充，枵腹從軍，坐而待斃矣。又何必區區然，倚食於人哉。」遇春拱手曰：「公子金玉之言，真經邦之要道，治世之良謨也。敢不敬佩，以見施行。」於是慇懃勸酒，飲至日暮，仙已微酣。遇春命侍女扶仙歸牀，仙托醉而臥。

這晚，柳青青先喚侍兒把案上書籍，並壁上刀劍，一概捐去，片紙寸木，搬運一空，止留銀缸一盞而已。青青兀坐半晌，然後

解衣就寢，側身就仙。仙喻其意，卻裝睡熟。青青假眠許久，情覺難堪。或作呻吟，或假咳嗽，或伸足而故挑其股，或翻身而頻擦其肩。仙卻做鼻息如雷，熟睡如故。青青暗想曰：「謂他是愚的，他又滿面風流；謂他是乖的，他卻不知快樂。真不可解。」一時情慾難禁，將碧仙玉體緊緊抱住，咬牙瞑目，左支右持。須臾，遍體酥麻，玉露淫液。仙恐識破下體，詐驚醒來，含糊問曰：「雞已鳴否？」青青措意曰：「群雞皆鳴，惟一木雞不鳴。」仙知其意，暗笑付曰：「到此地位，工夫尤難，人情皆然，難怪他也。」

次早，柳遇春遣人請碧仙同游，登高指畫。謂某處可以結屋，某處可以開田。觀及寨前，謂某處可以伏兵，某處可以守隘。游至日午，方才回來。仙見青青，雲髻蓬鬆，香鬢散亂。因問曰：「卿今日何不理髮？」青青吁曰：「豈無膏沐，誰適為容哉？」仙歎曰：「吾非不知，特以今日成婚，未承親命，故未敢擅行房禮耳。」青青喜色曰：「原來郎君有此貞心，有此孝念，妾一時不察，幾玷瑋璋。今宜各保全軀，以俟尊親之命可也。」於是，整妝理髮，相敬如賓。至晚，離枕而臥。青青問及碧仙逃賊情狀，仙從頭備細述之。且曰：「吾在此雖頗放心，而離鄉之日，未卜存亡，不知家君怎般淒楚也？」說訖，嗚嗚咽咽。青青亦嗟歎不已。

一日碧仙欲回鄉省探父母，青青曰：「賊尚屯據盛府，攻打城池，郎君那裡去得。」仙曰：「吾正欲探此消息，相機而行，不足憂也。」青青曰：「欲探消息，吾遣數人代去，何必親履險途。」碧仙曰：「吾思親之心，結不可解。雖不能遽歸鄉里，願得一見故墟，亦可少慰耳。」青青苦留不住，乃曰：「君既要去，亦須告知父親。」仙曰：「然。」遂出前寨，見柳遇春，具道回鄉探親之意。遇春亦以盜賊為言，仙曰：「吾隨機而動，可止則止，可行則行，不必慮也。」遇春曰：「公子如此決意，焉敢強留。」仙喜而退。是夜，仙與青青，各訴衷曲，徹夜不眠。比及向明，遇春遂邀仙飲餞。既畢，遇春已令人整頓行裝。仙復回見青青，青青曰：「郎君此去，何日來耶？」仙曰：「多則一月，少則半月。」青青長吁曰：「相聚未幾，匆匆已散，天長地闊，欲睹無從。今而後，惟幸夢中相見耳。」言訖，珠淚泫然，香腮俱濕。仙曰：「相見有日，卿其放心。」青青不已，並題一律以贈仙：

萬點飛花匝地飄，春風送客思寥寥。

河流不似歸鞍急，雁影難追去路遙。

別淚亂隨紅雨落，殘魂潛與白雲銷。

欲知此日離情緒，十里江頭幾柳條。

碧仙感泣曰：「心亂如麻，不能和矣。」因亦步韻，強成一律云：

楊花不耐亂風飄，獨寄鬆蘿慰寂寥。

關寨無邊人落寞，家山不見夢迢遙。

銀缸別盡心猶在，蠟燭燒殘淚未銷。

今日分攜垂柳下，離情相對一條條。

碧仙和畢，草草起行。青青送且囑曰：「萬事小心，勿貽妾慮。」仙應諾，珍重而別。出至寨外，遇春與夫人已候路旁。遇春曰：「倘得消息也須速來，勿令人懸望也。」仙曰諾，拱手作別。取路下山，縱馬加鞭，悉遵歸路。忽背後有人呼曰：「公子謾些。」仙立馬道旁，其人至前曰：「我青青小姐有言，恐公子路費不充，謹送白銀百兩，聊當餞贈。方才匆匆送別，竟忘卻了。」

遂把銀子獻上，仙推卻一番方受。曰：「小姐如此盛情，教小生怎能圖報，爾可代我多多拜謝，說小生沒齒不忘。」乃拳拳致意而去。

行至日暮，即聽得山前谷後叫殺連天。仙正勒馬觀望，忽背後林下，突出數騎。大喝曰：「過者何人，還不下馬。」仙大驚，尋路別走。賊亦如飛趕來。仙策馬奔馳，登山躍水，走至夜半，方漸按轡徐行。時值二月中旬，月明如晝。遠見朦朧樹色，隱隱有茅屋一間。仙腹正餓，往叩其門。俄一老嫗出迎，瞿然曰：「貴人夜半降臨，當有緣故？」仙曰：「吾松江人，逃賊至此。人馬俱困，乞借一宵。」嫗許之，遣人草舍。俄嫗進膳至，仙曰：「近聞賊匪何如？」嫗曰：「聞得攻打松江府城，幸得府尊李英設計守之，不致城陷。」仙自是略覺放心。次早飯畢，仙以銀子酬之，嫗力辭不受，仙感激不已。

於是曉行夜宿，不問西東，行了三天，漸不聞賊。這日偶歇旅店，問主曰：「這是甚麼地方？」店主曰：「此揚州府甘泉縣哩。」仙暗想曰：「初意欲回故土，轉意欲往常州。怎因流寇所迫，卻誤走恁般遠路。這也罷了，目今江南隨處皆賊，從此通淮安往兗州，即消半月。何不趁此便路，過山東地暫避一時呢。」決過主意，取路而行。果然通淮安入兗州，駿馬如飛，旬日已到。仙既入兗，但見士民樂業，盜賊不驚。喜曰：「吾今得安樂所矣。」遂卜居於鳴鳳山之望仙岩。其山層巒疊嶂，高秀嵯峨，四面長江環繞如帶。其岩則玉洞天成，石室四達，中有煉丹鼎、仙女盤、登仙梯、明鏡石。白云云愛雲逮，綠樹菁蔥，真仙境也。

碧仙初至之日，先一夜，內有鏡溪禪師，夢佛相謂曰：「明日桃大將軍避難到來，吾輩切須保護。」鏡溪覺而異之。明日，鏡溪率眾檀越行候巖門外，恰好碧仙到來。鏡溪大喜迎之，遣人方丈，率眾參禮，仙亦答禮。鏡溪曰：「敢請公公貴居？」碧仙曰：「敝邑松江。」鏡溪曰：「莫非姓桃麼？」仙曰：「然。」鏡溪曰：「係避難而來否？」碧仙曰：「然，老禪師怎得知到。」

鏡溪笑而不答。仙曰：「小生逃賊至此，欲乞寶刹，暫借安身，未知可肯見賜？」鏡溪點頭曰：「相公放心，此不消說了。」是晚飯罷，鏡溪秉燭謂碧仙曰：「從此小門穿過，那邊有講法堂。堂後有凌霄閣，相公可到彼歇息罷。」碧仙離坐隨行，經過了楊柳亭，穿出葡萄架，彎彎曲曲，才到凌霄閣來。閣上几案雜陳，圖畫滿掛。雲窗月牖，清雅宜人。鏡溪略談片刻，已自去了。自是碧仙安居無事，或登山玩水，或聽鳥看花，或飲酒雲中，或吹簫月下。琢句追章，積稿成帙。閒則焚香拜佛。暗暗禱告，願得雙親免禍，自己無殃。這不必細表。

卻說那流寇，自本年正月，從浙西移徙江南。首困松江，連日攻打，圍至半月，未能破城。賊營軍師黃璐，因仿呂公車之法，造成數車。車廣丈餘，高與城等。上起板屋，下裝四輪，中可伏賊百人。由車過城，如履平地。這裡李公探知其實，遂於城上多豎巨木，即以輾轉運巨石，升係木上。俟其車至，墮石擊之，車悉毀碎，賊眾死者甚多。次日，大驅賊兵，從東南二門，努力攻打，至暮方退。李公來日生下一計，先諭西北兩門軍士，切勿移動，偃旗息鼓，不許喧嘩。止教些少閒人，往來城上，卻要多備矢石火炮，以防賊攻。又諭東南兩門軍士，悉要登城擂鼓揚旗，以示準備。這日賊營軍師黃璐跨馬遙望，繞城一周。回謂賊首謝驥與羅熊曰：「吾輩屯寨東南，一向攻打亦取東南，今彼悉撤兵於東南矣。東南既實，西北必虛。今夜可先遣一軍，明擊東南，卻遣一軍暗襲西北，則城可得矣。」謝驥等大喜稱善。是夜，先令黃璐引賊五千，多攜火把，擂鼓吶喊，虛擊東南，後令大將張阿龍引賊五千，多帶長梯，暗取西北。調撥畢，驥與熊親自統賊五萬，隨後接應，準備入城。

時李公見東南賊火光燭天，但擂鼓吶喊，卻不攻打。暗喜曰：「彼果用明攻暗襲之計矣。」遂令西北軍士藏火待之。及張阿龍引賊潛來，駕梯欲上，忽城上駭銃齊響，矢石紛飛。賊大驚，倒身而逃。李公令大開四門，衝殺出來。東南賊殊不提防，各自逃竄。李公率兵逐火剿捕，殺賊數千。謝驥羅熊知事不濟，已自退了。須臾，阿龍、黃璐陸續逃回。黃璐曰：「吾聞知府李英素有才能，今日始信。然城難取，不宜久居矣。」羅熊曰：「往那方去才好？」謝驥曰：「不如取蘇州，蘇州百物豐盈，若得蘇州勝松江幾倍了。」眾稱是。

次早昧旦，拔寨啟行。趕數日，將至蘇州城。黃璐令每人各攜生草一束，倍路趕到。以草投之，草積成山，高與城等。張阿龍手執大旗，先躍城上，立殺數人。城中不及提防，辟門驚走。隨後賊眾一擁而入。自是賊聲赫奕，遠近憚之。警報至京，藝祖命兵部督捕侍郎中都曹秦良，統兵二十萬以討賊徒。師抵蘇州，連戰不利。時李公以松江圍解，乃募附屬鄉勇，得數萬人，殺奔蘇州，剿捕流賊。一日有賊萬餘，從消夏灣駕桴而上，虜掠民居。李公率鄉勇從後抄截之，殺其大半。李公回寨謂眾曰：「賊既知我截

他，明早必來挑戰。可分兵為兩半，一半出兩旁山曲埋伏，聽寨中炮響衝殺出來。一半伏在寨中，偃旗息鼓，多設弓弩，暗守寨門。彼見寨門不開，必以為怯，待他迫近悉發弓弩射之。」調撥既畢。那日謝驥等聞李公截殺，果然大怒。次早令張阿龍領賊五萬，殺奔寨前。但覺闐無人聲，寨門堅閉。阿龍曰：「彼怯矣。」遂驅賊眾攻打。忽寨內一聲炮響，駁如山裂，箭似蝗飛。阿龍知是中計，急欲退去。忽背後山谷伏兵齊出，風捲殺來。阿龍匹馬當先，且戰且走。賊眾落後者，悉為所擒。李公令解往秦良大寨，秦良見殺得興起，次日親約李公一同進兵。

時黃璐見阿龍敗回，調謝驥曰：「李英足智多謀，真我心腹之患。吾欲用反間之計，令秦良與他疑忌，良必劾其罪奪其權。若李英不得用兵，則秦良不足憂矣。」商議未了，忽伏路馬飛報說，秦良李英會合進兵，離城不遠。黃璐遂令賊眾開城接戰，專擊秦良一軍，官軍不能抵敵，退後便走。李公知官軍無用，亦不戰而逃。黃璐率眾追之，且傳令齊呼曰：「凡遇李府台者不許殺害。」賊軍獨追官軍，不及而返。秦良回至本寨，點閱人馬，折了三千。又聞李公全軍而還，不傷一個。心中自覺羞怒，暗想：「今日賊眾怎麼都道勿殺李英，今果不傷一人半人，是何緣故？莫非李英與賊結連？我明日試令他進兵，看他舉動，便可察其情弊，識其真偽了。」

次日，秦良遣使持節，到李公營中令公進兵。說本部隨後接應。公不知其意，遂統率鄉勇，直搗蘇城。秦良自統大軍，登高觀望。那邊黃璐探得李公兵到，調羅熊謝驥曰：「此是秦良疑忌李英，欲試李英情弊也。吾今計可行矣。」遂引眾而出，列陳東郊。黃璐立馬陣門，大呼曰：「請李府台打話。」李公躍馬出到門旗，黃璐拱手婉容曰：「公已立了大功，何必相迫如此。」公答曰：「吾奉天子命剿滅賊徒，若不及早改邪，教汝早晚納首。」璐曰：「改邪歸正之意籌之熟矣，今感明公威德，敢不聽從。倘明公罷兵松江，吾亦不據蘇州矣。」李公曰：「誠如汝言，得毋失信。」黃璐連稱不敢，說訖，把手一拱，罷陣回城。李公不敢進襲，亦引兵回。時秦良在高處望得親切，見李公與黃璐陣前談話，不戰而回，以為真的與賊結連。欲劾其罪，暗地懷恨。時李公糧餉欠缺，因遣人詣秦良大寨請糧。秦良卻之，且謂「與賊有私，不戰而退，養此反叛之兵何用。」使者回報，具述秦良之言。李公大驚，乃謂眾曰：「秦良既不錄吾功，並又誣吾罪，如此猜嫌妒忌何足與謀。吾輩若不早歸，禍將及矣。」即日率眾散歸松江。秦良以獨力難持，自覺畏怯，亦退於松江青浦縣下寨。

黃璐知此消息，調謝驥等曰：「李英既已罷兵，秦良自亦退避，此皆彼此疑忌所致也。吾今再設一計，令秦良自斬李英，英既死則良可擒矣。」於是拔寨棄蘇城，迫近松江郡界屯紮。黃璐令賊散捉鄉民，須與得數人至。黃璐親解其縛，予以酒食。且羨曰：「吾看公等皆英雄勇略之人也。」鄉民大喜，歡飲至醉。黃璐曰：「吾有一事相托，列位未知誰敢應承？」眾鄉民都道：「我敢應承。」黃璐擇一精壯乖格者問曰：「這位似更有用，未知可叫甚麼？」其人曰：「我名李三。」璐乃出一封書信，謂之曰：「汝可帶此封書，偷近松江府，不必入城。卻從松江府尋取青浦縣而來，只要使秦良的伏路軍捉得。若秦良問爾所自，爾說自府城來，若問來有何故，爾即說欲往蘇州賣買。他若搜出封信，爾可如此如此答他。他必有重賞放爾回矣。」李三一記念，藏過書信，潛往松江。卻取徑轉來青浦，經白石嶺。

時正黃昏，果為官兵巡哨所拘，解至大寨。秦良升帳問曰：「汝何人，怎麼昏夜至此？」李三曰：「吾乃府城居民李三，欲往蘇城販貨。不識路徑，誤至於此。」秦良叱曰：「蘇城已為賊據，有甚麼貨，豈非糊亂說麼？」李三故作戰兢不能答。秦良愈疑曰：「此人來往不明，必有詭故。」遂教左右遍搜其身，果於襟中得一密書，層層封固。書皮寫著「啟上羅謝二兄台親拆」九個字。秦良遂層層拆開，書內卻無別詞，僅封著「核闌」二字。後有半行小字云：同盟弟李英謹訂，名下並有李英戳記。秦良將核闌二字細玩一番，忽然省悟。乃謂李三曰：「此事吾已知之，汝若直招，免汝死罪。」李三猶支吾抵塞，不肯認真。秦良喝教行刑，李三乃曰：「大人聽小的招來，此委係李府尊結連賊黨刻期獻城，故托小的寄書。實不乾小的之事，求大人饒命。」秦良曰：「既如此，然原書既已拆壞，待我依舊樣修書一封，汝仍帶至賊營呈進。只說是李府尊原封，切勿說被我看見也。吾今就將計就計，教他們死在須臾。」即諭從軍書記，即刻依原封修成，交付李三，並賞銀子。秦良猶再三吩咐，切勿漏泄。李三假應過，回到賊營。黃璐喚入問曰：「事濟否？」李三笑曰：「頗如尊命。」因將秦良替書呈上，並具述始末。羅熊曰：「此是甚麼做作？」黃璐曰：「此是假為李英密書，書內那「核」字，拆解是十八日亥時。那「闌」字，拆解是東門。意即作李英約我們於十八日亥時，由東門取城的。卻故使秦良看見，使他著實信李英與我結連。待至期我詐如約進兵，攻取東門。則秦良之信愈堅，李英之死愈速矣。李英若死，秦良其能逃乎？」羅熊等大喜，歎為好計。

比將至期，黃璐令阿龍引賊五萬，慮攻東門。且囑曰：「秦良今夜必然提防，此去不過詐作踐約，切勿深入重地，致被他截殺也。」阿龍領計先行，黃璐自率五萬，隨後接應。是時秦良果調李英真欲獻城，這晚遂撥官兵四路埋伏。至亥時，阿龍引賊潛至。秦良出伏兵擊之，賊已先遁去了。時李英正巡城，聞外面風聲不好，急令舉火，滿城紛然。秦良即道舉火為號，大怒。

次日遣使持令，宣取李英到營。叱而責曰：「朝廷何負於汝，汝敢結連賊黨，約期獻城。」李公大驚曰：「這話那裡說來，卑職初次保守全城，繼且募兵剿賊，捐軀赴難，頗建微勳。乃大人既不表錄其功，而且誣陷以罪，是何意也？」秦良曰：「汝休支吾，待本部說出汝的機關，教汝死且無怨。在昔蘇城時，本部會汝合兵，不幸失利，賊追且呼曰：凡遇李府台者不許殺害，此一證也。次日令汝進兵，汝但與賊私談，不戰而返，此一證也。近又截得汝的密信，是約賊於本月十八日亥時，由東門取城的。賊果如期而至，幸本部先知情弊，四面埋伏，擊退賊兵，此一證也。今日機謀敗露，汝還欲強辯麼？」說訖，把截得的原書出示，李公看畢曰：「這實非卑職之書，必是賊輩行反間之計，大人休要誤信了。」秦良叱曰：「非汝之信，那有汝的戳記？」喝教左右拿禁軍中。

桃侍郎等聞知大驚，糾合張學士、蘇可動、楊孝廉並郡內諸縉紳等，聯呈保結，代為辯冤。秦良那裡肯准，一面移文詳知督撫，一面拜表伸奏朝廷。表內具道李英與賊結連，謀為不軌，歷舉前三事為證。並將搜得李公密書進呈。藝祖覽表，詔解李英回京，臨御親究。有都察院正都御史沈洪奏言：「李英剿賊有功，治績素著。陛下恩深過厚，豈敢遽懷貳心。此必賊輩畏他智能，行反間計以削其權耳。乞聖明詳察。」藝祖准奏，命大理寺獄丞暫且監囚，俟靖賊後究察。

時李公之親戚故舊，咸以此事馳書於水平，教他速逃，以防禍及。水平屢得凶音，慟哭幾絕。隨即關鑰門戶，裝束而逃。思欲潛往汴京，以探李公消息。於是經濟南出兗州，跋涉月餘，甚覺困頓。又因李公為官廉潔，家無私積。路費不充，只得寄寓兗州，典賣詩畫作餬口計。不半月，聲名大噪，車馬填門。買字求詩，手不暇給。一時驚動了那個歸家詹事，姓李名祥。住於西城之倚翠莊。平昔慷慨恢宏，品望特重。這日深聆李生名譽，亟令備馬來訪水平。平倒履出迎，加意款待。茶罷，各叩姓氏裡居。水平答曰：「小生係本省萊州，姓李名友蘭，表字楚香。落魄窮途，休得見笑。」李祥喜曰：「原來也是姓李，這就是一家了。」兩下閒話半晌，李祥乃曰：「近聞賢姪詞鏗金玉，筆走龍蛇。盛譽傳揚，如雷貫耳。茲以敝畫四幅，乞題佳句，增& 屋光，未知可肯見賜否？」李水平欠身曰：「愚姪學識粗疏，何堪掛齒。倘不嫌褻瀆，敢效微勞。」李祥大喜，呼僕啟匣，取出畫圖。李水平接展視之，第一幅江淹送客圖，是春景。第二幅謝安贈扇圖，是夏景。第三幅陶潛歸隱圖，是秋景。第四幅劉備訪賢圖，是冬景。看畢贊曰：「墨跡慘淡，情景入神，真名畫也。」遂鋪於案上書之。李祥曰：「怎麼不先起稿？」李生笑曰：「拙稿已成腹中矣。」舉筆揮灑，運動如飛。

第一幅江淹送客圖正書：

長亭春碧碧黃昏，舊是江郎滴淚痕，
惆悵一輪南浦月，千秋長照別離魂。

第二幅謝安贈扇圖草書：

贈別徒論玉與金，何如一扇意偏深，
好教攜向東陽去，留得仁風播古今。
第三幅陶潛歸隱圖隸書：
一謝榮名出帝鄉，秋風江上急歸航，
故園鬆菊長相待，鬆自青青菊自黃。
第四幅劉備訪賢圖篆書：
幾望茅廬意未通，鳴騶頻逐落梅風，
豈知漢國三分勢，已在先生午夢中。

李祥在旁，隨書隨看，既畢。喜贊曰：「詩格渾脫，字法精奇。信筆揮成，愈微敏妙。有才如此，可謂名不虛傳矣。」李生閣筆曰：「恭承鈞命，敢獻墨豬，貽玷佳圖，尚希恕罪。」李祥感甚，命僕取白銀四兩酬之。致意曰：「蒙賜佳章，不腆潤筆，祈為晒納。」李生辭曰：「拙筆俚句，何敢言酬。既忝一家，理亦不必，即可心領罷了。」李祥再三致意，李生再三固辭。祥曰：「如此，愈令愚叔感激無地了。」言訖，辭歸。

次日，祥具酒遣使邀生。生謂使曰：「本欲拜候，何煩寵召。」乃偕使至倚翠莊。李祥接待，一如賓禮。俄而酒至，遜坐就筵。話至酒酣，李祥問曰：「觀賢姪年少翩翩，才雄學富，正宜大展驥足，以取功名。乃徒困跡於江湖城市之中，等風絮浮萍之失，所抑又何也？」李生不覺觸動隱恨，淚潸潸然。欲訴真情，恐礙於事。乃另說曰：「愚姪怙恃早亡，家門冷落，零丁孤苦，口不自供。一紙功名，久屏度外矣。」李祥歎惜良久曰：「今賢姪欲作何策，以圖終身。」李生曰：「控訴無門隨遇而安而已。」祥曰：「此終非久計，吾有一言相問，可肯見容？」李生拱手曰：「願聽指教。」祥曰：「吾等既同一家，賢姪無親，愚叔無子，欲效螟蛉蜾蠃，結為父子之親，終身相托何如？」李生深思曰：「吾今浪跡無依，何不權且依附。倘異日倚他勢力，得白吾父冤情，那時就為其半子，亦所分願。」乃應曰：「叔父不以姪為不肖，鞠為義子，以拯其災，是猶起白骨而肉之者也。敢不惟命。」李祥大喜，館生於家。越數日，祥率生謁祭祖宗，宴會宗族，具告此意。宗族戚友等，咸稱許而嘉贊之。自是錢穀簿書，賓客祭祀，事故世務，悉委李生。生閒則玩水觀山，以習弓矢。李祥見其弓馬嫻熟，心愈羨之。嘗問曰：「賢契不特文事高奇，並且武備精妙。有幾多工夫歲月，卻學成文武雙全。」李生曰：「方今世界擾亂，各欲保身，吾已學此三年矣。」

一日持弓跨馬，射鳥雲遊。恰好來至鳴鳳山。由石徑天梯逐級而上。忽聞古樹深處，隱隱有洞簫聲，嘹亮清腔，仙氣栩栩。生入林審視，乃一俊童。因問曰：「汝卻何人，恁般自在。」童停簫曰：「吾名小鬆，乃鏡溪禪師遣以服事桃相公的。」生曰：「桃相公何人？」童曰：「相公乃江南松江人，今年逃賊至此。」生曰：「如今安在？」童曰：「今早登山，游入白雲深處。叫我在此等候。」生曰：「吾欲候見一面，未知可就回來？」童曰：「相公每出遊山，或晏或暮，未定歸期。貴官若欲見他，請到敝岩少坐。」生大喜，令童帶行。踞石穿林，來至岩下。生舉目四望，真個青山綠水，茫無際涯。而泉石清奇，林壑秀美，尤極勝概。進數步，已是洞門，忽見石壁上龍蛇飛舞，墨跡淋漓。書有一律云：

突兀神京勢峭然，山容水色望無邊，
玄關永鎖千秋月，碧洞遙吞萬壑煙。
鶴舞雲梯風樹晚，龍蟠石磴老松眠，
閒排羽駕聊登覽，疑是蓬萊第一天。

詩後寫「江湖散人桃白山題」八個字。李生暗贊曰：「體格莊嚴，聲調雄壯，真雅士也。」再縱步進入殿前，恰遇鏡溪禪師自西廂出，施禮相見，各通姓名。生說是本籍人，姓李名友蘭，表字楚香。小鬆又替說欲見桃相公之意。鏡溪大喜，遣詣凌霄閣待茶。李生舉首，見座上又書有詩云：

煉鼎燒丹入素秋，閒雲野鷺日悠悠，
禪關月上僧翻卷，靜院花開客倚樓。
寒樹遠隨仙鶴舞，長橋常掛玉龍浮，
個中悟得非非想，坐對空山碧水流。

詩後具名如前。李生念訖，正向鏡溪稱贊，忽外有人吟曰：

偶挈壺觴跨鶴游，麻姑邀我入丹邱，
醉回朗把般經誦，頑石聞時也點頭。

吟聲柔媚，如囀流鶯。鏡溪離坐曰：「桃相公回矣。」言未了，桃碧仙已上閣來。施禮相見，賓主而坐。彼此互叩姓氏裡居，桃碧仙係松江人，名白山。李生又托是本郡人，名友蘭。因他二人，自十三歲隔別以來，至是已各十八歲，久不相見。又因李生水平，改名改郡，桃碧仙又女做男裝。湖海相逢，各出逃難，實也各不識認了。至於前頭婚約，亦各暗地憂思，要不敢向人訪問也。時二人閒話燕坐，談及文章事業，意趣性情甚相投機。

看看日暮，鏡溪盛設酒席，暢飲酣談。內有豆腐羹味甚美，鏡溪啖及，問李生曰：「吾等念佛吃齋，多以豆腐為饌，是何意義？且未知豆腐造自何人？」生答曰：「豆腐乃漢淮南王劉安所造，劉安素好仙術，築台靜居。嘗有異人謂之曰：子欲求仙，先潔口食。吾示子製造豆腐，品潔而味甘，食之成仙。因取枕中異方授之。安依法製造，始以傳世，用以吃齋，是之取耳。」鏡溪曰：「糖霜又何人所造？」生曰：「唐大歷間，有僧號鄒和尚，隱居傘山。常畜一驢，偶因其驢，犯山下黃氏蔗田。黃見僧請償。僧曰：吾教汝嘗蔗為糖，利當十倍。則糖固鄒僧所造也。」鏡溪曰：「食鹽始自何時？」生曰：「昔古宿沙初作，煮海為鹽。其法成後，種類百出。其名有苦散形飴之各別，其色有青紅黑白之分殊。或出於石、於木，或出於井、於崖。出處雖多，要不如出於海者，為最廣耳。」鏡溪曰：「凡物各有由來，吾輩食而不察，可謂木偶。」未幾雞鳴席散。鏡溪自回禪房。

李生酒醉，先臥於碧仙牀上。碧仙兀坐半刻，欲待就寢，又暗忌男子同牀，只得伏案而睡。忽忽夢魂杳杳，得回故鄉，與桃侍郎並夫人等相見。並於醉春園得與李生嬉游，光景宛似當初。繼又夢至孟城山，與柳遇春會。俄柳青青請入房中，各訴離情，放聲長歎。忽然驚覺，自己思前想後，未免滴下淚來。此時曙色已開，李生亦起。見碧仙幾几不寐，面有淚痕，因問曰：「桃兄獨坐不眠，淚痕尚濕，不知有何隱恨？」碧仙遮掩不住，即得應曰：「匹身遠邁，未得還鄉，是以悲耳。」生曰：「賢兄獨居寡偶，盡日無聊，終非妙事。寒捨離此不遠，何不枉駕一遊。暫且屈居，消遣憂慮。待至盛邑寧靖，然後一路還鄉何如？」碧仙曰：「賢兄高情雅誼，教小弟刻骨難忘。但小弟鄙意似未可決。」李生再三勸駕，碧仙俱未允承。午飯後，李生辭歸，碧仙攜手下山，相送不捨。李生抵家，李祥問：「昨日何往，經宿方回。」生具說於望仙岩，遇桃白山是以留宿。李祥曰：「桃白山何人？」生曰：「係江南松江府人，其人品才學可謂世間未有。」李祥曰：「有此奇士，明日當往訪之。」

次日，偕生往望仙岩，與碧仙見，具道渴慕之意。碧仙謙遜且喜，執禮甚恭。祥見仙言語溫柔，姿容嬌麗，十分傾愛。暗想：「恨他生是男人，若是個女人，殆勝於毛嬙西子多矣。」須臾，茶罷。李祥口口歎惜碧仙。李生謂仙曰：「昨日之言，未知尊意決否？與其塊然獨居，何如知己同游之為愈也。」李祥亦極力相勸，碧仙方才允承。仙又向鏡溪祈借小鬆偕往，鏡溪許之。仙即令小鬆束裝行李，自佩寶劍，別過鏡溪，與李祥、李生偕行而歸。祥令與生館於書齋，待以賓禮。每日探景玩物，甚覺快心。

時七月中旬，山東秋闈期近。李祥以本籍，替生捐納監底，令生入闈。生挽碧仙偕行，到省候試。生恐為故郡人識認，每日杜門獨居。比屆期，生忽偶感寒疾，臥病不起。因與碧仙商議，令仙進場替之。玉貌相同，無人覺察。至放榜日，本議李友蘭第一，

嫌其監底，抑在五名。李生聞報，驚喜下牀，病亦漸愈。榮歸日，李祥大宴戚族。以慶樂之。人謂李祥福德兼隆，宜得賢嗣。祥又詢知碧仙代考，感歎不謂李祥福德兼隆，宜得賢嗣。祥又詢知碧仙代考，感歎不忘。明年春，李祥令生進京，赴春官之試。仙亦偕往。金榜發後，李生以會元登第，受職翰林。

一日偶閒，生乃潛訪其父李公下落。具副厚禮，私謁大理寺獄丞。獄丞飲之，酒且醉。生乃曰：「吾有年伯李英，以討賊有過，得罪朝廷。見監在此，吾欲拜見一面，可肯見容？」獄丞允諾，令一卒引生至監。生見李公，詐稱年伯，李公會意，亦以年姪稱之。父子相逢，悲咽不敢下淚。李公曰：「年姪何故至此？」生曰：「愚姪赴試春官，蒙聖上恩賜登進士第，受職翰林。今日少閒，特來探候。」李公暗地驚喜，但不敢問出情由。李生曰：「年伯只管放心，異日朝廷自有公論，以伸年伯冤情也。」說訖，忍淚出監。獄丞接著再飲，生乃辭回。

其時朝廷屢有警報，因去年夏四月，西番英圭黎反。遣大將阿南羅，統眾三十萬，搗破玉關。拔取西涼、安西諸郡。催城破郭，勢極猖狂。邊報入朝，藝祖震怒。詔敕驃騎大將軍許亮統兵西征。許亮素性驕橫，嗜酒好殺。軍士怨望，咸懷貳心。臨陣以來，多見敗績。後因番人用反客為主之計，一夜之內連敗七營。於是退守臨洮，不敢出戰。阿南羅大驅番眾，曉夜攻城，城內糧草不充，勢在危急。許亮無策，急寫表章，問眾將誰敢出圍，入朝請救。有部將張直慨然接表，率眾數百，突出重圍。連夜奔回，啟聞藝祖，具秦城危糧缺之狀。藝祖覽表大驚，急會群臣商議卻敵。都察院正都御史沈洪，出班奏曰：「臨洮乃西隅屏障，臨洮有失，則漢中天水諸郡，日見動搖。恐西安二十州，不復為國家有矣。宜亟遣大將，提兵星夜救援，乃為上策。」藝祖曰：「英圭黎乃西番強悍之國，非得智勇足備，有大將才者，未可往解此圍。未知卿等有何壯猷，堪當此任。」

群臣皆畏西番強悍，未敢開言。

忽又有江南巡撫上表，奏說鎮江為流賊謝驥等所破。中都曹素良連次戰敗，退避松江。乞主上再撥精兵，速圖恢復。藝祖覽表畢，問計於群臣，群臣未敢進說。藝祖歎曰：「番人起外構之患，流賊胎內顧之憂。朕誠無德服人，羞對天下。卿等既不肯用命，朕當提兵親討，以慰民心。」說罷，怏怏回宮，群臣亦沒趣而散。是晚月色微明，藝祖假寐不安，憑几兀坐。忽然睡去，夢至御街。俄見二虎，躍然至前，伏地而拜。拜畢，一虎向西而去，一虎向東而去。藝祖詫異，忽驚醒來。暗解夢中所見「虎者大將之象。向西去者，徵西番也。向東去者，徵江南也。豈御街之內，有其人耶？」

遂潛開私門，微服而出。左窺右探，來至御街。忽有一隙紙窗，燈火明徹。裡面說話，聲音含糊。藝祖叩門視之，乃兩個白面書生，討論經典。見藝祖至，離坐相迎。彼此讓坐，各不相識。那書生先叩藝祖姓名，藝祖答曰：「老漢姓白，居城外王家莊。未審二位賢台，貴居尊姓？」一答曰：「小生姓李名友蘭，山東兗州人也。」藝祖曰：「非今科第四名進士者乎？」李生曰：

「然。小生學識粗疏，叨蒙聖恩賜錄，殊覺自愧。」藝祖又轉叩碧仙，仙答曰：「小生姓桃名白山，江南松江人也。」藝祖又問：「曾登榜否？」仙答曰：「小生學問譴陋，兼以敝邑擾亂，至今尚未游庠。」藝祖歎惜不已。偶見窗壁間掛有長聯一首，墨跡蒼老，字法一新。其聯云：

按古今事，讀古今書，論邪正賢奸，要具千秋碧眼；

生天地間，稟天地氣，處君臣父子，須存一點丹心。

藝祖暗想曰：「看此聯氣節性情，偉然冠世。他們才識品概，必有大過乎人。又見壁間寶劍雕弓，懸掛殆滿。因問曰：「二賢台素習文章，怎又多列武具？豈少年壯志，欲見殊助耶？」二人齊答曰：「方今流寇未靖，不過藉此保身。無力無權，何助可建。」藝祖曰：「近聞江南賊匪，移據鎮江，如此猖狂，未知何時寧靖？」李生歎曰：「若使松江府尹李英，獨握兵權，不被誣陷，則賊已無死所矣。」碧仙曰：「小生居敝邑，時聞李府尊德政軍數，治績素著。今誣以通賊之罪，而抹其討賊之功，可謂千古冤賬。」李生曰：「只因秦良先妒李英立功，故賊得施反間之計耳。」藝祖聽得，暗記在心。但問曰：「未知那賊，實有幾多萬數？」碧仙曰：「初起霍山時，止二三十萬。至今約四五十萬了。」藝祖曰：「如此愈縱愈強，愈難剿除矣。」碧仙曰：「不難，吾視除賊輩猶反手耳。」藝祖曰：「賢台果能除乎？」仙曰：「吾自不能，別有能殺此賊者。」藝祖驚問何人？碧仙曰：「此人乃一下第秀才，姓柳名遇春，蘇郡人也。前因感憤世亂，乃聚眾數十萬，屯寨於常州之孟城山。布惠施恩，久有歸附新朝之意。小生與他親厚，倘若兵權在握，不過片紙文移，教他速起精兵，匡扶帝室，他必樂效其勞矣。由是設計剿賊，又何難耶。」藝祖點頭曰：「然。吾聞孟城山，蓄兵養將久矣。但未知其何心，今聞皇上欲遣將出征，廷臣未有良策，不敢領旨。賢台能調他軍馬，何不請旨效勞，立功於世耶？」碧仙曰：「此不過閒話談談，小生一介白衣，焉敢妄謀圖事。」

藝祖應過，又曰：「近來西番英圭黎反，去歲初夏，打破玉關。今年初春，拔取安西、西涼諸郡。大將許亮，現困臨洮。今皇上遣將救援，廷臣亦畏怯未往。竊恐臨洮有失，蠶食深來，吾輩悉為番俗矣。」李生曰：「海外諸番，星羅棋佈。而於日本朝鮮以外，則西島為最強。其大者有英圭黎，於絲蠟、佛蘭西、荷蘭，大小西洋，皆強悍莫敵之國。性情狡，習俗狼貪。舟車軍械，精於中土。非諸番比也。今彼孟浪長驅，勢莫能御。為將者，務須審其利害，察其性情，驕則示弱盈之，貪則以餌愚之，勇則以智取之。若徒角力相衡，與比混戰，未見其得勝算也。」藝祖曰：「為將之道，當如之何？」李生曰：「治以恩，孚以信，賞必行，罰必嚴。外安而內危，膽大而心小。知彼知此，知進知退，知機知勢，知實知虛。懼而好謀，疑而善決。靜則如水，動則如雷。不以小勝而自盈，不以小敗而自怯。盡心竭力，動出萬全。此為將之大體也。」藝祖曰：「比如欲救臨洮當用何策？」李生曰：「善將兵者，審機度勢，因時制宜，千變萬化，出奇無窮，固未可以成見拘也。」藝祖曰：「賢台既有深謀，盍效宗慤請纓立功沙漠。」李生曰：「大敵當前，披堅執銳，非有勇力不可。」藝祖曰：「昔武侯綸巾羽扇，力無縛雞，而帷幄運籌千里決勝。東征北伐，二十餘年，何嘗親臨矢石耶。」生曰：「朝廷自有能人，若小生輩弗敢聞也。」藝祖見李生、碧仙談論軍機，深得勝算，暗地喜悅。想晚來夢見二虎，必應在他二人。於是道聲失陪，致別回去。李生謂碧仙曰：「看他儀表堂堂，留心君國，恐是大臣察夜未可知也。」碧仙曰：「正是，我亦疑之。惜未曾問他現任甚麼官。吾輩說話，殊太放肆。」

時藝祖潛回宮中，焚香祝告卜之，得雷地豫卦甚吉。次早昧旦，聖駕臨朝，文武官僚，兩班鵠立。有欽天監監正趨跪御前，奏言：「臣觀天象，見熒惑天理星晦，當主邊疆肅靖，盜賊消除。又見參代三星熠熠有光，主得良將精兵，掃清宇內。乞陛下速降明詔，宣播朝野，有能徵番滅寇者，封萬戶侯。必有賢才，奮袂而興，以匡帝室者矣。」藝祖覽奏大喜曰：「卿言正合朕意。」即令殿頭官領旨，往御街宣召新進士李友蘭，暨布衣桃白山，一同上殿。殿官領旨，直往御街，尋至李生寓館，宣諭旨意。生等拜詔畢，暗想不知聖上何故見召，十分驚疑。正忙未了，忽又報聖旨至，宣桃白山聽旨。旨謂：桃白山身屬布衣，未堪面聖，茲准御賜進士衣冠，如例以便登朝。

碧仙拜畢，不敢遲疑，與李生急著衣冠，上朝見駕。至階下，二人鞠躬稽首，拜伏丹墀，山呼萬歲。

藝祖親啟綸音，宣召上殿。二人起身，附首樞衣而升至殿前。屏氣斂容，五拜三叩。藝祖大悅，各賜平身。謂曰：「朕昨與卿等談論軍機，知卿等偉略雄才，為皇國棟樑之器。故特破格徵召，以寄耳目股肱。此殆天授二卿，以措邦家於磐石也。」李生等方知。夜來相會的正是天子。惶恐奏曰：「微臣未識聖顏，輕忽冒瀆，罪該萬死。」藝祖曰：「此無足怪，不必奏聞。方今流賊猖狂，萬民騷動。東賊亂於內，西番叛於外。朕實菲才薄德，不能清孽寧人。以至黎庶遭殃，大臣被困，實朕之罪，何辜於人。朕欲命將興師，恢復西隅，掃平東郡，未知卿等肯為朕分勞否？」生等奏曰：「微臣蒙陛下不世隆恩，雖粉骨碎身未能圖報。今陛下欲興義舉，剿滅群丑，以奠邦家。斯誠宇內所厚望，亦臣等所樂捐軀也。特恐臣等碌碌庸才，寡謀少算，稍或挫失，有損國威。所關非細故也。伏乞聖明詳察。」藝祖曰：「卿等素裕謀猷，決能勝任，何必過慮。朕聞疑人勿用，用人勿疑。朕誠嘉賴二卿，尚其毋廢朕命。」生等銜之，再拜領旨。藝祖大悅，敕賜印綬，詔封李友蘭為徵西大都督，統轄西安諸路軍馬。封桃白山為平東大元帥驃騎將軍，統轄浙南諸路軍馬。各帶御林軍十萬，刻日興師。又取出寶劍二張，各賜其一，詔以不遵軍令者斬之。顧李生

等談論軍機，知卿等偉略雄才，為皇國棟樑之器。故特破格徵召，以寄耳目股肱。此殆天授二卿，以措邦家於磐石也。」李生等方知。夜來相會的正是天子。惶恐奏曰：「微臣未識聖顏，輕忽冒瀆，罪該萬死。」藝祖曰：「此無足怪，不必奏聞。方今流賊猖狂，萬民騷動。東賊亂於內，西番叛於外。朕實菲才薄德，不能清孽寧人。以至黎庶遭殃，大臣被困，實朕之罪，何辜於人。朕欲命將興師，恢復西隅，掃平東郡，未知卿等肯為朕分勞否？」生等奏曰：「微臣蒙陛下不世隆恩，雖粉骨碎身未能圖報。今陛下欲興義舉，剿滅群丑，以奠邦家。斯誠宇內所厚望，亦臣等所樂捐軀也。特恐臣等碌碌庸才，寡謀少算，稍或挫失，有損國威。所關非細故也。伏乞聖明詳察。」藝祖曰：「卿等素裕謀猷，決能勝任，何必過慮。朕聞疑人勿用，用人勿疑。朕誠嘉賴二卿，尚其毋廢朕命。」生等銜之，再拜領旨。藝祖大悅，敕賜印綬，詔封李友蘭為徵西大都督，統轄西安諸路軍馬。封桃白山為平東大元帥驃騎將軍，統轄浙南諸路軍馬。各帶御林軍十萬，刻日興師。又取出寶劍二張，各賜其一，詔以不遵軍令者斬之。顧李生

曰：「臨洮之困甚急，亟宜救之。若失臨洮，全師陷矣。」又顧碧仙曰：「誠如卿言，招撫柳遇春歸順朝廷，合兵討賊，以扶社稷，以奠邦家。倘立殊勛，均有重賞。」又囑二人曰：「軍國重務也，邊疆大事也，戰鬥危機也。任大責重，卿等勉之。」生等再拜領命而出。聖駕亦回宮。時朝內諸臣紛紛私論，咸謂軍國重事，不宜任此白面書生。其時李生、碧仙，各點兵將，陳師號令，饗社馮牙。

先說李生一邊，統領十萬御軍，分為五隊。以金吾將軍鄭鴻為前隊，奉國將軍杜昌為後隊。輕車都尉張明為左翼，上騎都尉胡敏為右翼。自己居中，大金吾李剛副之。以驍騎尉李振文為帳前將軍，徐浩為中軍參謀，張璉為運糧使。並徵取西安、興安、西寧、延綏、寧夏、西鳳、兆岷、平陽、黃石、定海、金衢及西川各路兵馬，統共大軍四十萬，刻日取齊，望西進發。一路上，文移告急連片飛來。俱說英圭黎國主親統大軍。圍困平涼，攻擊甚急。李生令倍道而進，直抵隴西。離番將阿南羅營五十里下寨。李生謂參謀徐浩曰：「吾欲先救平涼，救平涼即以救臨洮也。」徐曰：「欲救平涼，卻又屯近臨洮何也？」生曰：「吾陽則迫臨洮，而陰實圖平涼。欲彼防於臨洮，而疏於平涼也。彼疏而我密之，則機可乘，而圍易解矣。平涼既解，臨洮安能久乎。」徐深然之。

未幾探馬回報，說英圭黎國主，攻打平涼不下，離城三十里屯營。又分左右二營，左營是番將祝奇屯之，右營是番將夷丙屯之。其閿川水路可通臨洮者，舟楫連接不斷，卻有些小軍士守之。李生聽了，謂徐浩曰：「彼分三營，恐防劫寨，以互相救應也，可就用劫寨之策勝之。」遂升帳，喚集諸將聽令受計。令「鄭鴻率鐵騎軍十萬，從狄道渭源潛出平涼，夜劫番主大寨。但要多執火把，擂鼓納喊，且勿近前。待他兩寨兵至，合殺出來，急就滅火遁逃，潛無影響。待他兩寨兵退，然後乘暗衝寨，以散其兵。又令張明率鐵騎軍五萬，亦從前路抄出平涼。若番將祝奇往救中寨，汝則襲其左寨。又令胡敏率鐵騎軍五萬，亦從前路抄出平涼。若番將夷丙往救中寨，汝則劫其右寨。三路俱要約時舉事，左右二路各宜暗襲，不可明攻。若彼知之，必先各守本寨，未可勝矣。但彼敗走，路徑不測，不宜遠追。只要縱火燒山，吾自有救臨洮之策。」三人領計，取路先行。又令「杜昌率兵二萬，潛往閿川。只看平涼火起，盡奪番人舟楫，暗據其中，其守舟番兵切不許走漏一個。擇其壹貳畏死者，厚賞而用之。」因附杜昌耳邊，授以密計，如此如此。「則臨洮圍困亦必解矣。」杜昌大喜，領計而行。又令部將黃升至前謂曰：「番將阿南羅聞番主兵敗，必移兵救應，取閿川，彼不得渡川，必走雞頭山矣。汝可率兵五萬，於山間多豎旌旗，虛作埋伏。令彼投金佛峽去，汝卻潛伏峽中，先以木石塞其出路，從中擊之。吾自引兵殺入峽口，則番將可擒矣。」黃升亦領計潛去，依令而行。調撥既畢，生令移屯高阜，以望兵機。

其時鄭鴻、張明、胡敏等，帶率軍馬，曉夜奔馳，將至平涼，合兵一處。是晚分兵劫寨，鄭鴻中路先行，張明、胡敏左右俱起。鴻令軍士多執火把，大播大喊，直迫番主寨前。番兵大驚，一齊放箭。番主令舉起號火，以招兩寨救兵。時左寨祝奇，右寨夷丙，遙望中寨火起，各自引兵救之。番主亦開寨門，合兵殺出。鄭鴻令眾軍一齊滅火，暗地遁逃。番兵追趕一程，杳無影響。番主大笑曰：「既來打劫，怎又遁逃。中國人真個無用。」遂令祝奇、夷丙分兵各回。祝奇回至左寨，忽見滿寨盡是漢軍旗號。祝奇大驚，怎麼自家的寨，倒先失了？只得望大寨奔來。時夷丙亦回右寨，忽見守寨軍馬紛紛暗竄，說右寨已被漢將胡敏用鐵騎軍襲了。夷丙大懼，亦即奔來大寨。恰好會合祝奇，奔入大寨。才至門，忽寨裡大炮一聲，大軍殺出。為首一將，大叫：「漢大將軍鄭鴻在此，鼠輩還不降麼？」祝奇、夷丙大驚，奪路奔走。鄭鴻、張明、胡敏各引兵大殺一陣，亦不遠追。

祝奇等奔至四更，追兵已遠，見天際殘月已上，方才按轡徐行。忽聽後面人馬奔馳，旌旗飄蕩，山崩海倒滾滾追來。祝奇長歎曰：「追兵至矣，如之奈何？」夷丙厲聲曰：「到此地步，若不決一死戰，豈不束手待烹。」急令軍士傍野依山，擺列以待。俄而追兵果至，祝奇、夷丙率兵衝之。只聽那來軍齊聲叫曰：「此處有伏兵截殺，何處逃生。」須臾，舉軍皆哭拜乞饒命。祝奇、夷丙聽得聲音，疑是自家軍馬。問之，果是番主中軍奔來。祝奇等亟至番主駕前，泣拜於地，各訴失寨之故。祝奇問：「主上何故來遲？」番主言：「被漢將張明、胡敏從左右寨夾追殺來，因回頭與他廝殺，故奔在後。」夷丙曰：「如今往何處屯兵。」番主曰：「大將阿南羅現在臨洮，即宜屯兵在此，以便照應。昔出兵之日，吾曾寄書於佛蘭國主，令他起兵十萬，前來助戰。想他早晚當必到來矣。」遂退於松山下寨。

時鄭鴻、張明、胡敏等，既劫散番寨，遂依李生之計，縱火燒山。那杜昌潛在閿川，望見平涼遍山火起，知是獲勝。急驅軍士盡奪番船，守船番兵，盡行拿住，不漏一個。杜昌各賜酒食，好言慰之。即喚一二畏怯者，私謂曰：「汝二人欲做官否？」二番卒曰：「得免一死便好，還望做甚麼官。」杜昌曰：「吾有一事欲托爾們，倘得成功不但性命全，且有高官封賞，未知爾們肯從否？」二番卒滿口願從。杜昌曰：「汝等可詐稱國主軍兵，奔往臨洮。報入阿南羅大寨，說國主三寨，被漢將鄭鴻等衝劫，現今敗走松山。漢軍圍困甚急，望將軍提兵渡川速救。若說得他提兵來救，便算爾們有功。」二番卒受計而行。一路上私相酌曰：「我等昔在本國，不過是一軍兵，有何恩寵。今若濟了此事，就在中國做官，豈不好麼？」果然來至臨洮，報入阿南羅大寨。具說：「國主三寨俱失，敗走松山。漢軍困之，危在旦夕，望將軍渡川速救。」阿南羅大驚曰：「漢軍大寨，現屯隴西，怎麼卻在平涼打劫。吾主有失，安能獨生。」即刻盡拔全師，望松山而去。

將至閿川，杜昌令盡擺舟船，傍近江岸。待番兵至，競欲下船，忽船裡火炮齊轟，弓弩亂發。番兵落水死者無數。阿南羅大嚇曰：「怎麼船隻也被漢軍據了？」急得欲退回頭，忽後面漢驃騎將軍許亮，開城引軍追來。李生在高阜望得，亦驅兵殺來。鄭鴻、張明、胡敏等正回兵渡川，亦與杜昌登岸殺來。水陸四路夾攻，阿南羅不敢交戰，奪路奔走。至雞頭山，遙見煙塵蔽空，旌旗隱隱。阿南羅指曰：「那裡必有埋伏，吾偏不中他謀。」遂轉投金佛峽來，峭壁懸崖，車馬難進。委委曲曲，盡入峽中。有帶路軍叫說：「前面有木石塞斷出路。」說未了，忽山上木石滾滾而下，駁炮轟天。黃升盡出伏兵，繞峽擊下。番兵死者幾半。急欲竄回，後面四路追兵已將峽口封住。阿南羅無處措手，躍石壁上，立殺數人。李生挽弓射之，應弦而倒，眾軍擁上縛住。番兵將校，悉為所擒。李生統會全軍，解回本寨。

時值昏夜，軍士加餐，生頗酒酣。升帳執法，喝帳前校衛，快押番將前來。眾將應聲，早把阿南羅拖展帳外。李生曰：「無知鼠輩，罪所當誅。若肯降從，免汝一死。」阿南羅稽首曰：「元帥若肯開恩，乞釋吾縛，定當歸降。」生即教侍衛盡解其繩，阿南羅詐作叩首謝恩，暗於股間拔出利刀一口，翻身入帳，直躍案上，望生刺來。生急倒身閃時，忽然火光閃處，一顆人頭闌然墜地。燈燭俱滅，几案傾頽。眾將急來相救，卻摩不見李生，惟一死屍僵臥地上。齊聲叫號曰：「總督不好了。」一時倉皇失措，黑暗裡卻捉不著阿南羅。紛紛嚷嚷，亂了許久。參謀徐浩頓足曰：「都督若死，吾不獨生矣。」亟呼軍士取火照尋，東摸西探，卻不知阿南羅所在。有軍士進帳報曰：「方才人聲初亂時，我等見一人從帳後突出。此時黑暗不辨，想必是阿南羅了。」眾將俱道：「一定是了。」遂一齊向帳後追拿，直闖至後寨之外，俱尋不見。徐浩曰：「料他走且不遠，速發兵於寨外，四路追之。」

遂回帳欲傳令，忽見李生憑案端在，旁無一人。眾將個個嚇異，不敢開言。李生曰：「眾將軍卻往那裡去？」眾將曰：「吾等去追捉阿南羅。」生曰：「他已被我殺了，何消追捉。」徐浩曰：「方才黑暗不辨，吾等誤謂都督遭凶。聞說有人從帳後突出，以為阿南羅，是以追耳。」生笑曰：「怪得眾將軍如此著忙，初那阿南羅，乍躍案上，舉刀刺來。吾急閃過身，乘暗擊劍，信手揮去，恰好斬落他頭顱。吾遂拿其頭，從帳後徑往寨北，招降今日所縛番兵。方才轉從帳前回來，喝教燃燭，重整几案。卻未曾遭彼之凶也。」眾將聽知，方才明白。只因燈燭俱滅，故看得不真切了。時李生既獲大勝，聞番主全師未退。尚屯松山。正欲進兵討之。

忽探馬回報，說番主糾合佛蘭國兵十萬，長驅大進，直渡閿川，屯於西平之野。李生曰：「彼軍跋涉遠來，人馬疲困，利在速戰。」次日，李生升帳。出令先教鄭鴻引軍十萬，直抵番營，列陣挑戰。只消如此如此，誘他人石門山來。又教張明、胡敏各引

兵一萬，埋伏山門兩旁。待他過時，截其歸路。卻要多積薪草，縱火拒之。乃命參謀徐浩監守營寨。親與副都督大金吾李剛，帳前將軍驍騎耐李振文統兵十萬，潛伏於石門山。先令軍士盡刈山頂草茅，填塞澗谷，準備放火。

時鄭鴻引軍十萬，殺奔番營。番主大怒，令大將祝奇驅兵接之。障野幔山，各排陣勢。陣門開處，祝奇縱馬揮斧，直取鄭鴻。鴻舉刀相迎，略戰數合撥馬便走。祝奇揮兵追來。鄭鴻奔了一程，回馬再戰，不數合又奔一程。看看祝奇趕將上來，鴻再回馬交戰，不數合又走。直奔了四五十里，祝奇追趕不及，方才鳴金回軍。行不二里，鄭鴻驅兵擂鼓，倒從背後追來。惱得祝奇性起，大喝今番若不趕到他寨，決不回兵。遂撥馬努力再追，鄭鴻回馬又走。約十餘里，誘到石門山來。躍石穿林，逶迤而進。忽前面號煙起處，伏兵齊出，矢石交攻。鄭鴻亦回馬按兵截住山口。祝奇知是中計，叱退軍馬，欲出石門。忽兩旁突出伏兵，左有張明，右有胡敏，攔截門外，投薪舉火，烈不可當。祝奇欲進不能，欲退不得，束手無策。回望處，遍山火起，烈焰騰天。巨澗長溪，非火即水。番軍十萬之眾，不為炭定為坭矣。祝奇並力運斧，劈開火球，引數十騎，冒煙突火，尋徑而出。攀崖傍石，偷出重山。不覺撞著張明，揮兵追殺一陣。虧得夷丙照應兵到，方得搭救回營。這裡李生大獲勝捷，亦收兵回寨去了。

時祝奇回至本營，入見番主。伏地請罪。番主令起曰：「勝負兵家之常，何足深罪。願將軍盡心效力，以復阿南羅之仇。」祝奇曰：「復仇不難，臣有一計，包管三日之內，教他片甲不回。」番主喜問何計？祝奇曰：「臣今夜引兵五千，往投彼寨請降。詐說今日兵敗回去，吾主責我違令，按法行誅。吾心不甘，特來私降。待他收留寨內，主上可在此靜候佳音。倘若有機可乘，臣自馳書相約。那時刻期舉事，連夜劫營。主上外攻，臣為內應，事必濟矣。」番主曰：「恐彼不信奈何？」祝奇曰：「臣去之後，主上即遣使到彼拜求，詐稱祝奇陷兵背國，吾主痛恨入骨，得啖其肉而甘心焉。若肯縛還祝奇，情願罷兵歸降。如此，彼必無疑矣。」番主大喜稱妙。是夜，祝奇引兵五千，望李生大寨而來。先教守門軍士，報入帳中。說番將祝奇引兵來降。李生聞報大喜，教引祝奇進來。祝奇匍匐近前，哭拜於地。訴說今日兵敗，吾主責以違令貪追，推出營門，喝行斬首。幸斬官與我素厚，縱之使逃，故特夜率部兵，暗來請降。」李生曰：「那時可曾有人解救？」

祝奇曰：「雖即救之，吾主不聽。」生曰：「汝鄰國盡可托身，何必投我敵國，處生死不定之險。」祝奇曰：「中國文物之地，五穀豐美，四時調和，久深慕之，故願相托。且以都督量包天地，定必憐犬馬之餘生也。」生點頭微笑。徐浩進曰：「番人狡詐性成，不宜遽信。」那李剛、鄭鴻等，一班官將，都進寨前，俱說「祝奇此來必是詐降，都督休信誤了。」生叱曰：「公等如此多疑，何以取信於外國乎。吾得祝將軍，可卜早晚成功矣。」眾官再欲進諫，忽報有番使至。李生命人，問之，番使再拜曰：「逆犯祝奇，既已違令喪師，並又背君降敵。吾主恨他人髓，欲得其肉啖之。乞元帥許歸祝奇，情願相與罷兵。終身歸降，不腆之貢，謹以犒軍。」說訖，獻上許多金銀珠玉。祝奇聽了大哭，拜李生乞命。說「寧願在此聽令，不願回國斷頭。都督若肯相留，定當捨身報國。」李生喜甚，好言慰之。轉謂番使曰：「祝奇乃世之猛將，今既相投，吾當賴他成功，安肯放他回國，以受戮辱。原來禮物，悉許攜還。」番使猶詐作請求，李生只是不許。番使乃接回禮物，再拜出營。回至寨中，具言李生果信祝奇之降。番主大喜，專候祝奇音信刻期劫營。

時李生既得祝奇，著實歡喜。令結一舍，祝奇居住。嘉肴美酒，賜予甚隆。其隨降番兵，亦令傍寨結營，以聽調用。徐浩等甚是不悅，咸私謂曰：「都督不久必中番人之計，吾等早晚須要加意提防。」越數日，李生忽得惡疾，倒臥在牀，氣塞目瞑，甚覺危篤。眾官將倉皇失措，無不就榻問安。次日侵晨，病勢甚極。祝奇聞及，亦來問候牀前。生命祝奇坐歎聲曰：「吾素善養身，竟遭此疾，可知禍患不可逆料，生死不可預期。但在此大敵當前，重兵在握，憂慮交迫，則疾病癒深。吾明日欲退兵渭城，俟病癒再來可也。」祝奇勉強應過，退回舍中，暗想曰：「今都督病勢既危，不理軍務。正好乘機劫寨。若待他退守渭城，難措手矣。」

遂修密書一封，暗令番兵馳報番主。番主得書大喜，令右將夷丙，調兵十萬，候夜劫營。

至日暮時，這邊前將軍鄭鴻，驃騎將軍許亮，正同入帳問病。李生喚近問曰：「公等欲我病癒否？」鄭鴻等曰：「都督乃三軍之主，運籌決策，悉俟都督一人，安有不望病癒者。」生曰：「吾教公等以愈病之方，公等夜來，只須如此如此，依令而行。切莫使遍寨知，到那時吾此病體自必盡愈了。」鄭鴻、許亮大喜而出。須與杜昌至，李生又教些密話，切要依令而行。杜昌亦大喜出。又須與，李剛、徐浩、張明、胡敏、李振文、黃升並諸官將等，陸續皆至，各候晚安。李生曰：「今晚似覺少瘥，聊設薄酌，願與公等一聚。」眾人曰：「須得都督痊癒之後，才可放心。」生曰：「公等勿憂，不妨暢飲。」未幾庖人入告席備，生令諸人序坐飲之。並令樂工，品竹彈絲，歌舞侑酒。眾官暗想：都督病且未愈，怎麼有此興頭。

飲將夜半，忽有軍士趨入報說，寨外有軍馬鼓噪而來，恐是番兵夤夜劫寨。眾官將大驚失色，紛紛入帳告生，俱要開寨接戰。生笑曰：「就有番兵到來，安敢劫寨。只管歡飲，莫要慌忙。」說未了，又有軍士入報說，來軍迫到寨門了。李生躍身而起，傳令急開寨門，只聽外面將校進門歡呼，齊叫得勝。眾官疑惑不定，擁出帳外視之，卻原是自家軍兵，縛著十餘員番將，驟擁而至。後面鄭鴻、許亮二將亦握令進來。眾官紛紛趨迎，爭問明白。鄭鴻等曰：「還問都督便知。」說未了，李生已整冠出來，升帳而坐。喝教押番將跪近前來。李生顧眾官將曰：「公等知此緣故否？」眾官皆雲不知，「望都督見教。」生笑曰：「吾非病也，前者祝奇引兵詐降，吾固明知，不過欲乘間約期，外攻內應耳。吾特將計就計，先詐得病，以示我有隙之可乘。又詐言明日欲退渭城，以速他舉事於今夜。俟他暗通消息，約兵夜來。吾卻令鄭鴻、許亮二將，暗暗伏兵擊之。果然料的不差，今夜竟獲勝捷了。」眾官將聽了，方才明白。個個喜躍，俱說「都督老謀深算，吾等一向都在夢中。正疑都督怎麼把祝奇輕易信了，卻原有此妙計。」

時杜昌亦遵李生吩咐，暗防祝奇。聞外面動了兵機，亦將祝奇縛住，推至帳前。生怒叱曰：「鼠賊，欲用詐降計，以劫我軍。汝謂瞞得過我否？」祝奇低首不言。生喝令推出營門，與十餘員番將一同斬首。時番將夷丙，引兵劫寨，被鄭鴻等截殺，戰脫逃回。敵知番主，說「彼有準備，以致敗回。」番主頓足曰：「此計又敗，如之奈何。」

次日，生令許亮帶兵十萬，直迫番營，大罵挑戰。番主大懼，不敢出迎。許亮罵至申時，方才回去。一連挑戰數日，番兵只是不出，李生無計可施。偶一夜，生與徐浩散步軍中。瞻望天象，生忽喜曰：「五日之內，番主可擒矣。」浩問其故，生曰：「爾看月入天畢，畢乃天之雨師，月入其中，當主陰雨。不出三日，必有大雨滂沱，吾自有計可破之。」浩又問：「何謂天畢？」生指曰：「西方那八星，似爪叉者是也。畢星一名罕車，一名天馬，一名濁。明大則吉，移動則霖。今既移動，月又臨之，是以知其將雨也。即刻趨回帳內，令杜昌率兵二萬，潛往閣川。擇下面陝隘者，築一大堤，以蓄水勢。其支流分派者，亦遍塞之。杜昌領命而去。生又令軍士多造木筏，以駕水軍。」

不二日，果然濃雲天，大雨如注。生登高觀望，但見閣川水面，勢如天倒。聲若雷奔，巨浸瀾漫，竟似玻璃世界。生回營，令眾將曰：「番兵屯西平之野，地濕而低。水勢汪洋，必被淹沒。今日一定登山避水了。可乘木筏，繞山擊之。」眾將大喜，駕起數千木筏，遙望番營，衝波而去。筏前多結草束，以便藏身。此時洪水滔天，漂山泊海。還有甚麼番寨。生令四散遙望，忽見一座山上旌旗雜亂，人馬喧嘩。傍石依林，無處逃避。生盡驅木筏，圍繞射之。番兵叫喊連天，中箭落水，死者無數。番將夷丙惱得性起，揮刀奮力，破浪躍水，方欲跳上木筏。那邊李生眼快，挽弓射來，夷丙遂死水中。自巳刻戰至申時，彼此亂射，番兵山上，箭弩皆空。生率軍上山，一並擒之，解回本寨。

生升帳，押過番主，跪於帳前。叱而責曰：「大膽鼠徒，敢懷不靖。思我國民，和歲稔，將廣兵強，講武修文，雅稱盛治。況今聖天子嗣天位，功高宇宙，德沛華夷。上帝鑒欽，下民歸附。汝等偏邦小國，文無孔孟，武乏孫吳。當思臣妾於天朝，以沐恩膏於帝室。乃不度德量力，敢興戎馬，蠶食皇圖，抗拒天兵，盤據邊郡。如此反狀，當得何罪？」番主曰：「遠臣僻處西島，安敢遽犯天朝。因聞天朝賊寇大興，紛紛割據，遠臣一時不察，妄欲窺覷邊陲，得罪天朝，萬死萬死。」李生曰：「流寇鼠輩，現有大將剿除，不日必然殄滅。但按汝之罪，固不容誅，本帥姑下赦狀，放汝回國。汝當恪守臣職，歸順天朝，未知汝肯降從否？」

番主稽首曰：「元帥若啟殊恩，放臣歸國，定當年年貢職，萬世不敢言兵。」李生許之，叫他納過降表，方才放去。時西島諸

戎，聞英圭黎發兵起叛，亦都興兵，欲取邊邑。至是聞番主既敗，遂各自逃回了。李生又進兵，過平涼出河州抵玉關。蕩掃邊隅，關塞肅靜。然後大犒將士，奏凱班師。李生親制露布文，一路宣佈。其文曰：

臣聞，亂華者討，猾夏者誅。振古於茲，罔有攸赦。是以黃帝行徵於補遂，大舜致討於有苗。夏啟嚴有扈之誅，高宗放鬼方之伐。以至周逐豸嚴狃，漢擊匈奴。並嚴鐵鉞之加，以正豺狼之罪。稽其時，則東際溟洋，北通朔漠，悉修職貢於天家。南連甌越，西極暹羅，咸聽指令於帝室。是用輯五兵而不試，統四境以常清。恭惟皇帝陛下，明侔日月，德合神明。帶礪山河，撫黃圖而葉黃裳之吉，版章土宇。握赤符而開赤地之功，深仁既沛。於民生美利，更敷於山澤。驅梟鷄而殲虎豹，神武惟揚。補天地而洗乾坤，皇猷允塞。惟茲大寶，天實欽之。蠢彼西島狼群，英黎犬族，逆天動眾，啟危巢不靖之圖。接地興兵，犯上國必誅之令。甫侵沙塞，復叩潼關。流矢射天，長戈指闕。噬我疆土，鋤我邊陲。毀我城池，戮我士庶。毒王師以蠶尾，穿高墉以鼠牙。反狀既彰，皇怒斯赫。爰下奉天之詔，乃興降雨之師。期鑿西野之兵，效破東山之斧。視民如子，上帝在所必欽。應敵以兵，聖人之不得已。鬼神幽贊，天地合謀，臣等上藉天威，用彰天討。十分赤膽，請纓！南越之頭。一點丹心，礪劍斷西胡之臂。剗刃者披襟而會，齒劍者投袂而興。握令登壇，鼓六車句而用命。馮牙饗社，鐸萬眾以知方。虎將桓桓，熊兵矯矯。凜威風於破竹，揚殺氣於前矛。旗揚萬里之煙雲，鼓撼半空之風雨。聲塞天地，怒震山川。鞭斷河流，矢穿月骨出，音鳴則谷應。庚中翻平地之洪波，叱咤則山頽，甲外湧滔天之巨浪。跨崇山而駐蹕，填巨海以臨衝。運諸葛之擘心。獨操勝算。奮姜維之斗膽，克壯殊猷。縱虎驅羊，以石壓卵。分兵暗襲，合左右直拔三營。遣將明攻，統水陸大揮四路。牙旗指顧，日月無光。角鼓鏗鞞，鬼神亦泣。破強兵於金佛，燃猛將於石門。彼運窮謀，托降將以裡通外合。我依來計，出奇兵以徑截橫攻。乘天雨以圖功，築閣川而淹敵。俘其臣主，執彼軍兵。群加猛虎之誅，共快鯨鯢之戮。梟首十萬，斬將百員。曝骨露屍，愁雲慘暗。凝魂結魄，寒日曠沉。胡馬盡籠東流，血若十洲渤海。戎兵皆敗北，輿屍如三角崑山。明降英黎，遁逃吐魯。收隴上全涼之郡，復關中十座之城。駐馬黑山頭，斂氛侵而瞻白日。洗兵黃河口，撥雲霧而睹青天。關塞具安，山河大定。斯皆天威赫濯，聖德汪洋，假鈇鉞於黃農，法征誅於虞夏。師直而壯，聿將馴伐之功。兵和而強，遂奏鷹揚之績。從此舞兩階之乾羽，已覲德於龍光。上萬壽之杯觴，更承恩於虎耳。爰伸月捷，用慰天顏。

生又制《鷓鴣天》詞教軍士唱之，以消跋涉之苦。詞曰：

虎賁連鑣志氣雄，長驅萬里出蠶叢。

無邊雷鼓搖山嶽，一嘯還驚天地空。

刀偃月，馬嘶風，飛霜沾滿鐵胎弓。

丹心蕩掃河山險，金闕先觀上將功。

一路上，興歌奏凱，況瘁俱忘。回至京師，藝祖令諸親臣出郊迎接，慰勞賞犒，自不必言。

其時碧仙既與李生同領將令，封李生為徵西都督。封碧仙為徵東將軍。李生自去徵番。碧仙亦往討賊。碧仙調兵點將，號令登壇。以提督崔玉為先鋒，總兵楊溫為合後。護軍校尉王植為帳前將軍。統領十萬御軍，直望浙南進發。並傳檄宣諭兩江金華、九南、安游、奇瓜，沿江徐州、壽春、袁州、臨江、吉安各鎮，共徵人馬十萬。刻期取齊，聽候調用。各處接檄，悉點精兵從徵。其檄文云：

蓋聞萑澤行徵，共正豺狼之罪。黃巢致討，特嚴蝘蝓之誅。惡極則宜示天威，罪貫則必張王法。伊古運世之主，莫不靖兵燹以定國。清妖孽以寧人者也。方今聖天子嗣天位，道該五泰，德配二儀，命受三靈，慶乾龍之無咎，功成五位。法坤象之含章，出蒼震以制四方。見黃離而朝，萬國開疆拓土。兆金牛玉馬之祥，平地成天。徵赤鳳黃蛇之瑞，化雨遍黃圖之外。六羈歸心，德風敷赤縣之中。八區引領，舉奇乾善方。條支若水，悉皆來賓而來王。自烏孫、黑齒、呂宋、文萊，莫不是將而是附。下民歸戴，上帝鑒欽。乃有林吉羅熊、雷江謝驥、嘯屯屯之猓獠，擁片片之貔貅。奮螳臂以行兇，蛇旋上國，張蝟毛而作孽，蜂擁危巢。己卯初春，自奧東而驅湖北。庚辰正月，由浙西而抵江南。虜掠鄉村，劫奪市井，焚毀屋宇，屠戮人民。土庶含冤，遍曝蓬蒿之骨。妻孥飲恨，長招楊柳之魂。威福兼行，鬼神共怒。兇殘已極，天地為愁。猶復盜竊皇圖，覬覦神器。催城破郭，頻磨鼠石鼠之牙。拔郡屠邦，屢觸羝羊之角。肆鯨吞於宇內，效豕食於秦中。某志切君民，心存社稷。久痛傾巢之卵，常哀漏網之魚。爰興帝命之師，載整神威之旅。雄兵百萬，具穿皮拔角之奇能。虎將三千，負蒙虎驅牛之偉。略劍氣衝霄漢，鼓聲震乎山川。車檻檻，馬蕭蕭，震地驚天，撼動四方之風雨。戈森森，旗泝泝，幔山障野，撥開萬里之煙雲。猿鶴之師，不可道也。鶴鵝之陣，豈徒然哉。公等上荷君恩，下隆物望。奉天朝之駿業，扶帝室之鴻圖，宜存捧日之心，共作擎天之柱。繕乃甲冑，修乃戈矛，樹乃旄旗，練乃士卒。同心協力，共欽玉琥之符。盡節效忠，毋廢簡書之命。執此傀儡，族此侏離，蕩掃山河，致昇平之永福。撫安士庶，進康樂以成書。氛氲既消，元勳斯策，囊弓脫劍，喜歌飛雁之詩。奏績揚功，慶飲頌魚之酒。國家幸甚！宗社幸甚！

檄文到處，各會軍兵。碧仙暗修密書二封，遣小鬆先往江南常州府，潛往孟城山，投一書與柳遇春。遇春接書，拆開細看，書內具言天子開恩，招撫歸正。並詔合兵討賊。書後又教有討賊密計。如此如此。遇春看了大喜曰：「桃公子一向不知消息，令我時常憂慮。原來卻已知遇朝廷。但不知大軍現在何處？」小鬆曰：「大軍將至江寧，離鎮江賊營不遠了。」遇春一面待飯小鬆，一面入後寨說與夫人並柳青青知道。並言書中討賊之計，青青聞桃公子做了高官，十分歡喜。謂遇春曰：「朝廷既有明旨招撫，父親歸正討賊，最合我們素願。況桃公子所教討賊之計，可謂深算老謀，一鼓便可成功。如此機會，不可失也。」遇春大喜曰：「汝言極合我意。」遂出前寨，謂小鬆曰：「汝可上復桃元帥，說柳遇春願一一依計而行。」小鬆應過，告別下山。又往松江府來，別出碧仙一封書信，投入秦良大寨。書內具言：「近聞孟城柳遇春，率眾下山，虜掠城市，大人可發兵剿之。至若鎮江諸賊，吾自親身剿捕。」秦良看畢，問小鬆曰：「桃元帥可曾到鎮江？」小鬆曰：「現在江寧，不日必到。秦良曰：「汝上復元帥，孟城之賊，吾自當之。」小鬆應過，取路而回。

碧仙大軍已至鎮江，離賊營二十里下寨。小鬆入寨覆命，碧仙問曰：「秦良知我寄書柳遇春否？」小鬆曰：「元帥教我勿說他知道，他那得知。」碧仙曰：「不知方好，此計若宣揚事難濟矣。」時柳遇春謹依碧仙之計，即日盡拔人馬，往困常州。分為前後二隊，遇春將前隊，夫人與青青將後隊。那青青身穿錦花戰袍，腰繫芙蓉繡帶，胸掛菱花小鏡，足穿飛鳳花鞋。頭戴花冠，額纏羅帕。腰懸寶劍，手執雕弓。坐繡鞍，馳駿馬。飛舞輕走喬，裝束宛似天仙。左右侍女百人，各執干戈，懸弓佩劍，環侍護衛。前後隊統兵二十萬，浩浩蕩蕩，直取府城。探馬回報秦良，良遂移兵常州，屯寨拒敵。連次交戰，不分勝負。

時碧仙既屯鎮江，休養數日。提督崔玉，屢欲進兵。碧仙曰：「我軍遠來疲困，不利速戰。越二日，賊將張阿龍引賊迫營，大罵挑戰。碧仙登高觀望，見賊分為三路，個字而來。中隊器械鮮明，車旗齊整。左右兩隊，半是老弱，器械稀疏。遂即回登帳堂，喚眾將曰：「我觀賊陣，中路人馬精悍，左右兩路，老弱不堪。彼重中路，而輕左右也。我則略其中路，而取其左右。左右既敗，中路安能獨持。崔將軍可調精兵五萬，衝其左路。左路既退，乃夾攻中路。楊將軍可引精兵五萬，衝其右路。右路既退，亦夾攻中路。王將軍可引兵五萬，御其中路。但須以弓弩阻當，切不可驟攔其鋒。待至左右夾攻，不妨驅兵追殺。如此則彼勝中路，而敗二路。二路既敗，則中路亦旋敗矣。」三將接令大喜，引兵各出。王植中隊，正與阿龍中路相迎。阿龍正欲交鋒，覺官軍箭如雨瀉，不敢驟進。崔玉一軍衝其左路，左路交戰不過，回望而逃。崔玉略略追之，轉攻中路。楊溫一軍衝其右路，右路方在渾戰，見左路已敗，亦即遁逃。楊溫分半追之，一半合攻中路。王植見阿龍陣後已亂，乃驅人馬，鼓噪而前。三隊夾攻，阿龍不能抵當，奪路而走。三隊合兵追殺，趕十餘里，方鳴金收軍。

是晚，碧仙令王植引兵萬餘，往鎮江城，暗暗擂鼓吶喊。賊眾登城觀望，但見四面昏黑，不知多少官兵，十分驚疑，堅守不出。一連如此三夜，賊眾驚惶不安。軍師黃璐謂羅熊、謝驥曰：「官軍連夜虛攻，欲我困於守夜耳。俟我軍既倦，卻故開一夜不來，令我軍放心安眠，彼乃三更暗襲，以為必得此城也。為今之計，可令張阿龍分兵十萬，離城十里別屯一營。倘官兵夜來劫城，

則阿龍出寨擊之。倘若劫寨，則吾等開城救之。或城與寨俱劫，亦合城與寨攻之。如此可保無虞矣。」 羅熊等大喜稱善，遂令張阿龍領兵十萬，離城十里屯營。

碧仙探知詳細，是夜令楊溫引兵五萬，往阿龍寨外吶喊如前。阿龍不知虛實，必不敢出。又令王植引四萬，潛往城邊四方伏住。若城中賊出救寨，一齊鼓噪警他。二將領命而去，楊溫來至阿龍寨前，暗地擂鼓吶喊。阿龍果不敢出。城中賊眾，聽得外寨聲沸，方欲開城救援。忽王植四面伏兵鼓噪齊進，黑暗裡不知虛實。急得堅閉城門。楊王二軍，亦自回復。碧仙笑曰：「賊怯矣，來夜吾先取城，後得其寨。」遂令崔玉挑選精兵一萬，假裝賊人旗號，並造一萬黃巾，至來夜教精兵個個束裝，扮做賊人一樣。謂崔玉曰：「將軍可帶精兵，各攜薪草，潛往阿龍寨外，舉火燒薪。阿龍必不敢出，然後如此如此，則城可得矣。」崔玉領計引兵而去。又令楊溫曰：「將軍引軍五萬，離城三里，暗地伺之。待崔將軍進城舉事，一同照應合兵迫他，則寨亦得矣。」楊溫乃引軍依令伺候。

時崔玉引精兵一萬，依賊裝扮，潛至阿龍寨前，舉火燒薪，吶喊片刻，遂舉起賊人旗號，直奔鎮江城來。急叩城門，叫說：「我等是張阿龍軍馬，因被官軍打劫，燒了寨棚，急得奔回城中，快些開門，追兵將至。」賊眾見來軍果是自家旗號，悉戴黃巾，坦然不疑，開門放入。崔玉揮刀躍馬，率軍入城。殺聲震天，舉刀亂劈，賊眾方知中計，個個驚惶。急開北門亂奔。阿龍外寨，此時楊溫一軍亦至。並力追殺，迫至寨前，舉寨亂忙。阿龍喝止不住，亦與俱走。官軍殺出延陵界口，方才罷回。這場殺得血流成渠，賊斃數萬。於是糾集餘黨，屯於丹陽縣東。碧仙既復鎮江，馳書報捷。遂即拔寨，遷進丹陽。賊聞官軍迫來，累日堅守不出。忽一日，接得孟城柳遇春書信，謝驥折與羅熊、黃璐讀之。其書曰：

愚自舉兵常州，屢與秦良拼戰，互相勝負，未獲全功。然秦良善疑少算，未足為憂。桃白山足智多謀，深為可慮。此邇來轍跡，量公等所共知也。抑聞之，兵分則寡，勢合則強。與其孤立無援，曷若同心相助。愚欲與公等合兵，並力以擊白山。白山若敗，則秦良在掌中矣。此誠勝著，願與公等圖之。

謝驥看畢，問黃璐曰：「此事軍師以為何？如允與不允，悉聽軍師處斷。」黃璐將書細玩，躊躇未決。羅熊曰：「我等新敗勢孤，並力合兵最為上策。況柳遇春兵強馬壯，若來相助，即日可破官軍。此若不從，悔之何及。」謝驥曰：「此言正合我意。」遂囑黃璐修書，回復遇春，說願從合兵之意。遇春得書大喜，遂與夫人、青青即日拔寨，移往丹陽，離賊營二里屯駐。謝驥等接著，歡喜慰勞。訴說近日兵敗之事。遇春曰：「公等放心，來日待我親戰一場，教他知我軍利害。」謝驥等大喜，以為必破官兵。屠豬宰牛，兩軍渾飲。是日探馬回報碧仙，說常州賊柳遇春移來丹陽，與賊助戰。眾將聞報，無不暗驚。碧仙喜笑曰：「數日之內可破賊兵矣。」眾將疑而問曰：「賊眾加倍添兵，元帥反言易破何也？」碧仙曰：「到日便知，何必多問。」

次日柳遇春統眾十餘萬，前來挑戰，耀武揚威。碧仙喚王植聽令曰：「將軍可帶兵十萬，往迎遇春。只宜輪不宜贏，輪則賊合而可圖。贏則賊分而難破矣。」若敗走之後，必須盡棄盔甲，不許齊整而回。王植聽見，句句相反，心甚疑惑。但軍令既出，不敢不遵。遂率兵出營，以戰遇春。略戰數合，撥馬敗走。遇春統眾追之，王植教敗軍盡棄軍器，車騎、盔甲塞滿中途。遇春收拾入車，滿載回寨。謝驥接著大喜，深贊其能。留於營中，盛酒相待。席間，遇春謂謝驥等曰：「我看這些官兵，不難即破。來日可傾兩寨之眾，我等親率，以擊官兵。並力夾攻，俟彼敗走，然後躡尾追上，以衝其營，則官兵無葬身之地矣。」謝驥等大喜稱妙。飲至夜半，遇春回至本營。私與柳青青斟酌，如此如此。又喚心腹勇猛者十餘人，教他明日看我舉刀為號，如此如此。算計已定。

次日會合羅熊、謝驥，親共帶兵。只留黃璐看守寨棚。張阿龍為先鋒，遇春自將中隊。謝驥在左，羅熊在右。統會兩寨人馬，浩浩蕩蕩，望官軍大寨而來。遇春教軍士齊呼，挑桃白山親戰。碧仙會意，喚集眾將聽令曰：「柳遇春自將中路，不必御之。崔將軍可引兵五萬，迎阿龍前隊。楊將軍可引兵五萬，迎謝驥左路。王將軍可引兵五萬，迎羅熊右路。不必公等力戰，自在今日成功。吾當親提大軍，隨後分應。」調撥既畢，驅兵出營。崔玉一軍，正遇阿龍。方欲交戰，那遇春在後，舉刀一揮，那十餘心腹猛軍，已把謝驥、羅熊縛住拖下。又有數個直縛阿龍，阿龍奮力角開，奪路而走。遇春匹馬如飛，繞呼自家軍兵，並力殺賊。這邊碧仙亦驅兵殺來，賊眾大驚。俱道柳遇春怎麼如此反心，竟合殺我們人馬。一時四散亂竄，哭聲震天，碧仙急傳令曰：「賊首既已被擒，汝等降者俱免死罪。」於是餘賊皆願降。

時張阿龍力猛，匹馬戰脫，知是遇春反心，急望本寨逃回。將至門，忽門裡颼的一聲，一箭射至。阿龍側身倒撞，跌下馬來。原來柳青青，夜來既與遇春斟酌停當，待羅熊、謝驥二賊傾眾往戰，遂引兵據其寨棚。殺散守寨餘徒，並縛黃璐。恰好見阿龍逃脫回寨，急在寨內放箭射來，中其額前，倒撞下馬。青青割其首級，並解黃璐，到碧仙大寨獻功。黃璐見了遇春，厲聲曰：「汝合兵之計，吾固疑有陰謀，因羅熊決意允從，故落汝圈套耳。」遇春叱曰：「吾奉天子明詔，剿滅賊徒。若非用此良謀，安得傾巢覆卵。」遇春又把碧仙書中教此密計，向崔玉諸將備細說知，諸將方才明白。須臾，碧仙升帳，喝押謝驥、羅熊、黃璐三人，跪於帳前。問曰：「松江府尹李英，殺賊有功，汝等是何人詭謀，用反間計，卻詐以通賊假書，致他陷害。那個肯直招出，免其死刑。」謝驥、羅熊皆說：「此計實黃璐所出。」碧仙轉詰黃璐，黃璐曰：「事已至此，何妨說來。此計實我所為。」因將前謀備細招出。碧仙錄過口狀，遂喝推羅熊、謝驥斬首寨前。留黃璐回京，以作口證。隨即招撫百姓，與遇春、夫人、青青等，班師拔寨，奏凱回京。碧仙路成一律云：

吹笳伐鼓鬧吳東，壯士長驅氣若虹，
金鎧敲殘歸路月，鐵騎衝破插天峰。
三邊關塞寒煙外，萬里家鄉曉夢中，
共慶河山重帶礪，早朝金闕奏膚功。
柳青青亦成一律云：

金戈耀日下南京，掃盡塵氛萬里明，
數點寒烏棲遠幕，千鞭歸馬出連營。
收回集慶三邊郡，重整南徐百里城，
今日華夷開一統，綠窗猶擬頌昇平。

一路上，碧仙、青青多著詩詞，不暇殫述。馳驅逾月，乃抵京師。藝祖命朝貴出郊慰勞。恰好李生徵西，亦於是日回到。藝祖大喜，賞犒六軍。碧仙寄遇春等於寓館中，乃與李生暨眾將軍等上朝面駕，稟覆軍命。藝祖悉命賜坐，謂曰：「朕簿德菲躬，忝居帝位，羌戎抗命，寇盜相侵，撫顧當躬，誠深自責。幸得卿等，效忠戮力，彌縫其缺，匡救其災。上扶宗社之危，下啟民生之福。雖蕭曹管樂，何以加焉。」李生、碧仙齊奏曰：「聖德洋洋，天威赫赫，此是陛下威德加綏所至。臣等犬馬之任，安敢居功。陛下過嘉，彌深惶恐。」藝祖大悅，命酌御酒賜之。生與碧仙各將功勞冊呈上。藝祖覽及徵東冊，內錄有女將柳青青，箭射阿龍，繩捆黃璐，並據賊寨之事。藝祖驚喜曰：「柳氏女效命疆場，拔營斬將，洵屬殊功奇事。可知我朝人才多眾，閭閻幼女尚能用兵，來朝准許入朝，一例封賞。」說畢駕返。李生等亦俱退朝。碧仙回寓，將旨意告知遇春，以及青青。青青歡天喜地。

次早徵西、徵東諸將帥，並柳遇春、青青，一概上朝。諸將拜舞畢，遇春乃率青青，拜伏御階，山呼萬歲。藝祖宣賜上殿，青青低垂粉頸，輕舉金蓮，纖手摳衣，謾步而上。登至殿，五拜三叩，不少失儀，禮數步趨，雍和有度。兩班文武，都看得呆了。藝祖細看，顏色大悅。宣近謂曰：「卿乃金閨弱質，年尚葳蕤，卻能斬將拔營，立功朝廟。朕誠嘉賴多矣。朕尚念古來才女，吟詩作賦，代不乏人。欲如卿效命疆場，功垂竹帛，洵屬從古未觀。」青青嬌嚙鶯聲，附伏奏曰：「臣妾陋室雞雛，妄圖#事，罪該萬死。即少效犬力，亦不過陰憑國福，陽藉天威，聖德神功，非臣妾所敢聞也。陛下過褒，戰兢無地。」藝祖大悅，賜同遇春隔

坐。隨即按功封賞，詔封李友蘭為兩江總督轉運使兼都察院右都御史。封桃白山為山東轉運使，巡撫山東全省地方，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。二職俱兼理糧餉、軍務、鹽法。封柳遇春為兵馬都監，巡簡五城。封柳青青為鎮國夫人，領侍衛司御。其從徵諸將，悉皆升賞。眾人受封畢，山呼萬歲，稽首謝恩。

須臾，御宴告備。藝祖謂眾曰：「朕德薄才微，忝居天位，任大守重，夙夜不遑康寧。今賴卿等，戮力扶持，外撫四夷，內鋤群丑，掃清海宇。措國家於磐石之安，社稷股肱，洵愧也。朕願與卿等傾杯少酌，以見明良交泰之隆。此刀略分言，情聚氣誼而略禮法之舉。務須盡歡而飲。縱有微愆，所弗計也。」李生等齊奏曰：「聖恩蕩蕩，聖德洋洋。臣等頂踵胥捐，罔能報效萬一。」

稽首謝恩畢，方序爵就席。藝祖命另設一席於殿隅，令柳青青飲之。女侍二人，奉其酒饌。此時玉階之下，笙簧疊奏，琴瑟齊調，曼舞清歌，奏樂侑食。未幾酒行九獻，樂奏三終。藝祖傳下旨意，命李友蘭、桃白山、柳青青各制策勳詩一章，進呈御覽。並命內侍，各賜筆墨金箋。三人領旨，各自揮毫，詢目之間，三詩俱備。內侍接進御案，藝祖親覽。

李友蘭詩云：

天驕萬里走鳴珂，斬棘披荊夜枕戈，
未放鷹揚探虎穴，先教龍戰靖鯨波。
於今刀劍成牛犢，無復邊隅起鶴鵝，
自是聖明能奮武，重來收拾舊山河。

桃白山詩云：

天威一怒定南都，百萬貔貅掃卻無，
刀劍已教開枳棘，腥羶那復據萑苻。
二三部屋歌飛雁，八九荒城看走驢，
今日義旗清孽後，山河千載壯皇圖。

藝祖曰語氣雄壯，格律莊嚴。其忠君愛國之忱，靄然言表。深得大臣之體。又覽柳青青詩云：

幾月金陵動警烽，王師初振鼓咚咚，
旗揮雲影頻催敵，車走雷聲屢折衝。
四路金戈驚劈忽，一群玉軸笑從容，
於今華夏為家日，萬國衣冠拜九重。

藝祖喜曰：「閭閻中有廊廟氣，可謂文武兼備，才色雙奇。合前二詩，足顯我國文明之化。」命內監取出龍鳳繡袍三襲，臥犀玉帶三條，以均賜之。三人稽首謝恩，與眾官將退出。忽有穿宮太監傳出皇后旨意，宣召柳青青入宮。青青應召，入見後駕。參拜畢，後賜之坐。深嘉其功，青青謙奏如前。有內侍奏言：青青等在殿前賦詩，甚得聖意。後聞奏大喜，因指壁上昭君圖，命青青題之。青青應旨題曰：

夏庭妹喜能傾國，周室褒妃亦破家，
不是明妃歸虜去，當年漢鼎已分瓜。

後讀而喜曰：「古人有明妃怨、明妃曲、明妃吟、明妃詩。歷代以來，題詠者何止千百。然或惜明妃之薄命，或置畫工之不仁，千載一詞，從未有惜及漢家天下者。得卿如此翻案，別出新裁，直可盡掩前人矣。」遂命侍兒取出鳳簪一對賜之。並敕鑾儀衛，駕車榮送青青回寓。

時李生與碧仙既退朝回，生酒醉發蒸，披襟倒臥。碧仙偶過牀側，見李生襟係一物，色光瑩然。仙拾而視之，乃一玉麒麟也。碧仙審視許久，忽省悟曰：「此物乃昔日我母親所賞李水平的，怎得在李友蘭？恐友蘭就是水平麼。」因偷把李生面宇細認，暗驚喜曰：「是矣，因他改名易郡，又隔了數載，遂令我不識認來。」一時感念昔時聚首，今日流離，舊恨刺心，不覺香淚偷下。

比至晚，李生醉醒，起身與碧仙促膝而坐。碧仙故意提及李公被陷冤情，李生不覺長歎數聲，且繼以淚。碧仙詐不知而問曰：「賢兄與他是何親眷，卻要如此傷心。莫非以同尊姓麼？」李生曰：「弟與賢兄，偕久相知，親如骨肉。今夜更闌人靜，只得與兄直說了。李公乃小弟之父也。昔因家父被誣遭陷，待罪朝廷。弟恐禍及家門，故遂改名逃避。原名水平，非友蘭也。後因萍游兗府，衣食不給，只得依附李祥。因祥謂自己無兒，小弟無父，遂以同宗聯派，育為父子之親，非得已也。於是托其籍貫，連捷登第。遂蒙聖上知遇之隆，今日雖獲微名，而子立朝廷，父囚監獄，境遇至此倍覺難堪矣。聞兄道及，能不傷悲。」碧仙慰之曰：「賢兄但請放心，令尊君冤情，弟已押賊審得口狀，待來日入朝見駕，定當啟奏聖聰。包管此冤可白了。弟回京之日，本以此念為先。因飲至策勳，忙未暇及耳。」李生曰：「賢兄白得此冤，愚父子感恩戴德，百世不忘矣。」碧仙曰：「賢兄與弟，親如骨肉。賢兄之父，即小弟之父也。何恩德之可言。」

一時談來說去，已覺漏下三鼓，斜月照窗。生遂與碧仙同牀橫臥。李生遽問曰：「盛府松江有桃公侍郎，賢兄可同他鄉族否？」碧仙詐答曰：「否，止同宗耳。賢兄何故問他？」李生曰：「小生隨任松江時，曾得與其女碧仙，並其子夢紅，同硯數載。後年少長，遂與碧仙訂過婚盟，至今隔別七年。流賊蜂亂，一向不通消息。恐以人逢年長，別嫁他人未可知也。」碧仙暗地羞慚，勉強應曰：「桃侍郎量宏而信孚，斷無薄倖之舉，必終屬賢兄妙締，不必慮也。」李生曰：「聞說賢兄與青青姐，有韓女吉之盟是否？」碧仙曰：「然，昔小弟逃難孟城，蒙柳夫人辱愛垂青，命與青姐結拜。但弟以未得親命，至今尚在懸空。俟異日告假歸家，稟命成禮可耳。」李生曰：「喜賢兄如此厚福，獲配此鎮國夫人。夫婦齊榮，足至樂也。」碧仙微笑曰：「恐賢兄獲配碧仙，又勝於青姐多矣。」時二人談得酣極，徹夜不眠。比至五更，碧仙遂起整衣冠，上朝見駕。金闕開處，藝祖臨朝。碧仙與諸文武參拜畢，趨跑跪御前，才晉笏奏曰：「臣桃白山，惶恐惶恐，啟奏吾主陛下。臣昔奉旨徵吳，照得松江府尹李英，御賊精嚴，保全城郭。繼且招募鄉勇，剿殺賊匪幾數萬人。後因賊逞詭謀，假通賊之書，而行反間之計。值中都曹秦良，糊塗不察，參議成罪，上蔽聖聰。臣想李英奉職辛勤，既抹其剿賊之功，且陷以通賊之罪，無辜獲戾，情實堪憐。今吾主明侔日月，燭照如神。伏乞聖明鑒察是非，明分曲直。使大臣得以忠心報國，奸邪不能逞志施謀。斯固臣下所深期，而亦宇內所厚望也。臣現有口狀在此，乞吾主聖明究之。」奏畢，遂將黃璐口供呈上。藝祖閱遍，問曰：「黃璐安在？」碧仙曰：「臣已拘至午門外俟之。」藝祖命侍衛拿黃璐跪前，臨案親究。黃璐仍將前謀直招。藝祖震怒，喝將黃璐斬首。隨用御筆判曰：「秦良討賊無功，勞師慢旨，已堪究治。況復被賊愚弄，妄參功臣。按法行刑，合宜斬首。姑念舊時微績，削職免死，屏退歸田。李英討賊保城，奇勳屢見。無辜獲戾，情更堪憐。宜錫褒封，以彰傳績。准領秦良原職。」判畢，秦良正欲奏辨，藝祖喝儀衛解其印綬，杖出朝門。碧仙再拜。旨意一下，大理寺遂釋李公之囚。李公疾趨登朝，拜伏謝恩，領職納印。藝祖深加贊賞，並撫慰之。

自是李公父子重逢，悲喜交集，向碧仙感激不已。李生再將李祥育為義子，培植成名，備細告知，李公亦甚銘感。越數日，李生等聯合上表，乞恩告假，歸家完婚。藝祖准奏，並賜李公暨柳遇春同歸，主理婚事。柳遇春與青青、夫人等先行。向碧仙囑咐婚事，自不必說。碧仙潛出密書，交與青青，且囑曰：「此書內有密語，卿抵家之後，方許拆開。」青青將書收納，珍重而別。李生與碧仙亦隨後起行。朝內諸公卿咸至長亭，賦詩折柳，飲餞相送。行至歧路，碧仙又出密書一封，交與李生。囑曰：「此書內有密語，兄抵家之後，才許拆開，勿與人同讀為妙。」李生亦將書納過，別路各歸。

其時柳遇春與夫人、青青，回至孟城。安頓已畢，眾兵將亦各自守管廬。柳青青每日思念碧仙，寢寐不釋。猛省碧仙臨別交下書信，取出拆開讀之。恰好夫人回房，因與青青細看書意。其書曰：

辱承繆顧，獲訂蘭盟。義重情深，如山似海。妹誠銘感多矣。然天地既判陰陽之數，男女終難假借之形。妹每自顧微軀，未嘗

不惜此良緣，思變男兒於幕府也。妹自己卯正月，賊迫松江。改飾男裝，流離避難。托侍郎之女以為子，拆碧仙二字以更名。假態裝顏，以誑於世。止以杜爾時之禍患，非計圖今日之功名也。厥後遂蒙青盼，旋締紅絲。此際相從，良非得已。竊以良緣自有天公作主，佳人豈無君子之逮。如尊姊者，惠質蘭姿，文章蓋世，未必守此終老區區於小妹之一人也。嗚呼，形質既成，千金莫贖。此情此事，復何言哉，復何言哉。然而妹籌之深矣，李子友蘭，原諱水平。李公之令子也。幼從公任，以至松江。與妹同研，業經數載。年少長，以父執撮合，遂獲成盟。至今彼此流離，雖不相識，而當年盟誓猶可踐言也。妹今欲啟奏聖旨，乞准尊姊與妹同事李郎。依戀終身，少消初願。至於吾輩婚約，須再俟之來生可耳。鄙見如此，未審尊意以為何如？

青青與夫人看畢，驚相顧曰：「原來桃白山原是女身，吾輩一向卻被他瞞得過了。」一時傳知大寨柳遇春。遇春趨入後寨，索碧仙書讀之，亦驚訝不已。因顧青青曰：「書中之意，吾兒以為何如？」青青羞澀不能對。遇春又曰：「桃白山既係女身，從前婚約悉可抹卻了。然吾觀李友蘭，才情德貌宛然。當日白山方之吾兒，可稱三妙。今白山欲行義舉，締合吾女同事李郎，此誠美事全，情不可違也。」青青點頭強應曰：「父親之言，正合兒意。」於是遇春、夫人皆退出。青青自想曰：「我只道昔日花燭夜時，怎麼桃白山不曉房事，原來他卻也是女身，豈不可笑呵。」忽又想曰：「我初以得事白山，最為深願。今又與白山同事李郎，愈覺願外加願矣。」一時想得快活，鳳體俱酥。專候碧仙奏請，不在話下。

時李生既與碧仙臨歧分別，乃同李公並小鬆馳歸山東。既入兗，李生對李公曰：「李祥家離此不遠了。」公曰：「既經其居，理宜造府拜謁。」於是望倚翠莊而來，既至莊前，先將名刺投入。李祥接得大喜，急整冠服，出莊迎之。登堂敘禮，遜坐進茶。祥與李公各敘寒溫，訴舊相識。祥又問：「會曾聞宗兄討賊銜冤，無辜獲罪。今日怎得解釋？」李公曰：「愚弟一向討賊，頗建微勳。區區之心，堪對天日。後因賊眾挾詐，施反間之計，露通賊之書。而秦良嫉妒小人，旋且釀成罪案，真千古未有之冤也。幸得平東大元帥桃白山，拘賊審究，始獲真情。申辨於朝，遂蒙宥赦。」李祥曰：「弟自聞兄被陷，連日感憤，甚為不平。只道朝廷肉食萬人，怎無一公直良臣，代為排解。今幸桃白山挺身而出，申辨冤情，庶幾義士忠臣，得以揚眉吐氣矣。但未知宗兄可曾復職？」李公曰：「蒙聖上御判，遷兵部督捕侍郎，接手秦良之職。秦良已攆斥歸田矣。」李祥曰：「如此也算聖恩寵渥了。他如桃白山蕩寇功高，未知又擢何職？」李公曰：「桃白山巡撫山東，掌諸路轉運使。今亦告假還吳了。」祥轉問李生曰：「義兒徵靖西番，功駕白山而上，受何顯職？」李生答曰：「蒙聖上隆恩，詔受轉運使總督兩江之職。」李祥曰：「如此就宜赴任，怎也乞假回來？」李生曰：「承家父之命，回家完娶耳。」祥詫異曰：「昔日義兒曾說父母俱亡，今又說承父之命何也？」李生曰：「昔因家父獲罪朝廷，兒恐禍及，逃避出門，故自不敢認真耳。」祥又問曰：「令父何人，獲甚麼罪？」李公遂答曰：「正是小弟。」李祥驚喜曰：「原來吾義兒正是宗兄令郎，真分外可喜之事。」因將昔日義育李生之意，盡情訴來。李公聽畢，點頭曰：「此事小豚已曾告知，但吾輩既同一家，吾之子既兄之子也。齋承宗祀，理所宜然。異日倘有發祥，斷不絕吾兄之望也。」李祥甚喜，館之書齋。連日歡談，淹留半月。

一日，李生偶檢行匣，得碧仙臨歧所遺封書。暗想曰：「昔桃白山言此書內有密語，准許回家拆開。不知他寫些甚麼？就在此開看，也不妨事。」遂將書開拆，暗地細細讀之。其書曰：

睽隔芝儀，條經數稔。相思入骨，玉翠俱消。恨不得飛向東萊，以慰離憂於昕夕耳。妾自己卯春月，流寇東下，瀰漫松江。妾遂改裝，萍游逃難。出雲間，過昆陵，越東楚，抵山陽。跋涉憂勞，天涯淚滿。回念花前月下，與郎君握手談心時，真覺悲恨交深，寸衷如割也。幸也數載馳驅，一朝遇合。既孟城而遇青姐，訂百年好合之盟。且兗府而遇郎君，結兩載斯文之雅。由是忝附驥尾，知遇朝廷。揚名顯身，得以保此全軀，以奉君子，亦足慰耳。特以功名易就，歲月難留。既定前盟，宜踐舊約。但既與君子，訂結縭之好，旋與青姐期破鏡之緣。可以女體而妻郎君，安能男身而夫青姐。□□二配，事難兼全。妾欲上乞聖恩，俾得與青姐同事君子。使心望交慰，情義兩全。度亦君子之所甚願也。

李生讀至一半，驚喜曰：「誰知桃白山就是碧仙，我恁久都未曉得，豈非癡呆。倘昔日萍水相逢，早經識破。則一時遇合，已成兩載夫妻矣。」後又看至願與青青，同事君子等處。不覺拊掌喜曰：「小生何福，消受得兩位佳人。仙姐呵，青姐呵，叫小生怎不喜煞也。」一時神魂飄蕩，喜欲狂。因將落筆數句揭開，將後半幅呈出李公與李祥同看。李公看畢，驚躍曰：「不意桃白山就是碧仙，原因逃賊流離，改為男相。遂得置身廊廟，建立殊勳。奇事奇人，千古雙絕。」李祥問曰：「桃白山既係碧仙，未知碧仙係何人之女？」李公曰：「碧仙乃鬆桃江侍郎之女，自幼聰明穎悟，與其弟夢紅誦讀數年。遍覽群書，奇才冠世。時小豚隨任到彼，過蒙桃公錯愛，獲與碧仙成盟。至今飄別多年，各無音耗。初未知其流離如此也。」李祥曰：「原來如此，但其書中又言，欲上請旨意，俾與柳青青同事終身。此義未知可否？」李公曰：「初碧仙逃至孟城，柳遇春曾以青青妻他。他欲合結因緣，以全彼此情義。此誠美事，不可不從。」李生喜之甚。」

越二日，遂與李公拜別李祥，歸萊州去。小鬆亦回望仙岩，將此事對鏡溪禪師說知。言桃白山乃松江桃侍郎之女，名碧仙。因避賊改裝，如此如此。鏡溪曰：「吾昔聞說，桃白山拜將徵東，已歎初頭夢佛所稱桃將軍至此之言，最為靈驗。豈知他還是女子也，奇人奇事，曠古罕聞。」

其時碧仙自與李生分路，歸至江南。所歷彭城、通州、金陵、京口、會稽、延陵各郡，遍頒告示，招撫居民。百姓聞是白山，無不燃燭焚香，拜迎於路。及歸至松江，府尹劉誠，出城迎接。碧仙托病免禮，寓官廨中。次日即具名帖，徑投桃侍郎門外。桃公得帖，慌忙出迎。桃公曰：「聞大人昨日辱臨，正欲拜謁，何反勞大人枉駕。」碧仙知父親也不識認了，但答曰：「既係一家，則愚姪亦子弟之輩，叔父尊執，何為遜詞，教愚姪受罪不起來，宜以私禮相見便了。」桃公拱手曰：「敢不惟命。」遂遣人於麟鳳軒，遜坐獻茶，一如常禮。碧仙曰：「愚姪因困頓途中，偶感惡疾。館廨公地，甚覺鬧人。願借貴居，少養數日。」桃公曰：「既是如此，敬當允承。特恐草舍茅廬，難下高賢之榻耳。」碧仙曰：「叔父休得過謙了。」於是道聲失陪，上牀而臥。夢紅欲入拜見，仙亦以疾辭之。桃公乃退回去，因將此事告知王氏夫人。且誇桃白山美貌才高，少年得志。至晚設席，碧仙托疾不起。但索蔬水成餐。比至更深，碧仙悄悄起來，推開窗四望，但見霜封舊徑，月冷疏林。醉春園中風景頓異。念及昔時遊戲，今日飄零，觸動芳心，淒然淚下。是夜獨坐不寐，自開行匣，取出新買的羅衣鳳履，錦帕羅裙。扮就原妝，以俟天曉，拜見父母。

次早桃公起身，欲見白山，請安問疾。正與夫人少坐，忽見一個女子，手執扇巾兒，突入房中，趨至面前，伏地哭拜。公與夫人大驚，急忙扶起。問曰：「汝何人，怎麼如此？」那女子嗚咽答曰：「吾乃女兒碧仙也。」夫人定睛細認，果是碧仙。口稱可憐，抱置膝上。泣問曰：「吾兒苦呵，一向失散多年，尋訪不見。只道屈死賊手，今日怎得回來？」碧仙抹淚，遂將昔日逃散情狀，至常州，過揚州，越淮安，抵兗州，居望仙岩。如何遇李生，如何遇天子，如何拜將討賊，如何保奏李公，自始至終，備細告訴。桃公與夫人，聽得驚喜欲躍。問曰：「昨日來的桃白山，可是吾兒麼？」碧仙曰：「然。」桃公抵掌不已。夫人又問曰：「吾兒在兗州獲遇李郎，未知那時可復相識？」碧仙曰：「初頭各不復識，末後認得昔日母親賞他的玉麒麟，才審得他的真名哩。但那時我雖識他，他仍未曾識我。」桃公歎曰：「吾兒流落多年，吾等心腸俱裂。以為無相見之期矣。不意卻與李郎同登廊廟，建立勳名。於萬無一生之中，而成萬不一見之業。真為父之所不料者也。然吾聞徵東一役，吾兒以外，著功冊者，則有柳遇春、柳青青二人。那青青亦閨閣女流，未知有甚大過乎人之處？」碧仙曰：「柳氏女精於箭法，而暗於軍機。其才智品量，不減孩兒之下。聖上贊其才色雙絕，文武兼長，豈尋常兒女所可比哉。」說訖又曰：「因此上，兒又想起一樁奇事，昔孩兒逃難常州，過孟城山，因柳遇春索路銀不得，幾至遭戮。幸得柳夫人憐愛，百計討脫。令與青青成婚，非奇事麼？」桃公與夫人齊聲笑曰：「這又奇了，但吾兒將別之日，可對他說出來歷，辭他婚姻麼？」碧仙曰：「別時亦曾遺書說明，但婚姻卻未辭的。兒意欲奏請聖上，乞准青青同歸李郎勿負他屬望之情可也。」此桃兒點頭曰：「比誠雅誼美舉，奇人快事，吾兒好為之。」時一家大小聞之，咸驚喜入見，自是遠近傳誦，歎為曠世奇聞。

其時張學士、蘇可勳、楊孝廉、徐品端及王劉二進士，暨諸縉紳戚族等，無不造門慶賀。桃公祭祀宴享，忙了多時。一日少閒，碧仙寫就表章，拜付京師，上啟藝祖。藝祖親覽，鋪於龍案，讀曰：

兵部左侍郎臣桃之春，臣女白山，味死惶恐，謹奏皇帝萬萬歲陛下，伏承眷命，寵錫褒封，恩德宏深，有如天海。臣妾雖銜環結草，頂踵胥捐，安能報陛下以萬一哉。臣妾初本青衣，綠窗素守，叨逢聖世，得殫厥修。六七觀文章，首及女誡。十五好劍術，氣等男兒。身雖處乎闈中，志實周於宇內。此臣妾疇昔心跡，不敢不盡於陛下者也。越值群丑未靖，流播三吳，蜂擁蛇旋，肆其螫毒。臣妾乃儒巾裝束，逃避於常揚淮沔之間。沐苦含辛，萍流湖海者三載。原其始意，止欲保餘生於梓裡，非敢希寵命於楓宸也。比抵魯國，遇李都督於旅次間。睽隔多年，不復相識。初未審其為盟婿也。後以氣義故，隨詣天京，甫拜天顏，旋膺天眷，遂得瞻依天日，受陛下知遇之隆，非不幸中之大幸歟。昔木蘭從軍西塞，而終顯其名。崇嶽首奪狀頭，而官居相掾。以及林妙玉，韓蘭夷、韓夫人、平陽公主，諸哲女輩，皆克成名立業，彪炳人寰。撫念微軀，何堪媲美，乃得以區區荏弱，效君國以犬馬之勞亦已榮矣。雖然宇宙有難竊之祿位，古今無可假之功名。陛下殊恩，匪不思報，而智寡不足以理煩劇，德薄不足以樹風聲。而或以乳臭小娃，妄干天朝之爵位。俯仰上下，何以自安。伏乞陛下，別選循良，以守妾職。使妾得退居閨闈，行國政於家政之中。率作蠶繅，以供國用，亦未始非萬不報中之一報也。至於臣妾婚約，未獲定評，昔日處常李友蘭已盟瓜葛，今時遇變柳青青更托鬆蘿。一理相從，兩難兼致。伏乞陛下聖明裁酌，俾臣等各慰鄙忱。則臣等戴德銜恩加倍無地矣。誠恐誠恐，昧死謹奏。

藝祖覽畢，龍顏驚喜。顧群臣曰：「朕只道桃白山為芸閣儒生，卻乃是蘭閨靜女。足智偉略，克奠江山。奇事奇人，千古未有。雖夫人城娘子軍之目何足道哉。」於是命殿頭官，將表章宣知群臣。群臣聽畢，咸拜舞稱賀。齊奏吾主功德動天，自宜降此祥瑞。以彰運會之盛，治化之隆。曠覽前朝，未之有也。藝祖大悅問曰：「其表中言及兩許婚約，似難兼全，其意蓋欲與青青同歸友蘭也。未審卿等是何裁處？」都察院正都御史沈洪奏曰：「臣聞物以類聚，人以群歸。才子佳人，合宜伉儷。乞陛下破格恩賜准許許友蘭、白山、青青等結為三妙之緣。以彰我朝人才之盛。」藝祖准奏，即降詔賜白山、青青同妻友蘭，白山既辭官職，改封為定國夫人，許聞國事。

旨意既下，三處都極喜歡。李公兩面寄音，約來年二月十四日，會在桃家莊入贅。柳遇春准約，預為盛備妝奩，送青青到桃家莊來，與碧仙同居。繡錦刺花，最為契合。桃公與夫人見青青冰姿玉貌，性慧神清，貞靜幽閒，為閨中秀。與碧仙一體憐愛。青青亦執禮甚恭。

交至春，星期在邇。李公命生往贅，掉駕松江。及泛舟渡江，生偶倚船頭，日奄日奄睡去。不覺翻身落水，竟淹死江中。其魂魄逐浪隨波，浮沉於涯之矣之際，因見有二龍自江中出，乃乘而升之天。須臾，有舟人呼解纜聲，生乃猛然驚醒。原非真淹於江，卻是偶然一夢耳。生自忖曰：「吾夢中得乘二龍，當應今番乘龍之兆。」及既至，桃公仍館生於麟鳳軒。屆期行禮成婚，按名定分，則碧仙居正，青青次之。秀士佳人，各滿素願。其洞房之事，不必瑣言。聊綴短賦一篇，以志其喜。賦曰：

溶溶月夜，淡淡春光。鶯傳細曲，花妒新妝。珠簾半卷，玉漏初長。嬌藏金屋，人醉瑤房。燃蟠膏之寶炬，鬱龍腦之奇香。鼓雲璈之錦瑟，飛閨苑之霞觴。飲瑤珞之精膏，飲藍橋之瓊漿。訝王母之瑤池，疑神女之高唐。夢栩栩其未休，樂融融其未央。允奇逢兮蓬島，亦佳會兮蘭昌。未幾帳掛芙蓉，牀開瑤瑁。按枕薰衾，捐裝解珮。簾幕輕掩，侍兒紛退。雙玉俏立，銀缸斜背。媚眼偷瞞，芳心暗碎。嬌柔推卻，羞怯萬態。既半辭而半就，亦又驚而又愛。陳玉體於筵簟，香汗濕其粉黛。遂翡翠之雙雙，擁鴛鴦之對對。於是偎香倚玉，覆雨翻雲。輕鬆繡帶，謾展羅裙。酥胸璧合，玉股香溫。陰陽和而交媾，天地渾而氤氳。忽魂夢之飄揚，真混沌之不分。繫一刻之風流，何千金之足云。聽低談兮絮絮，奈細語兮難聞。未幾天清地寧，雲收霧散。羅襪離披，香鬟歷亂。抹脂粉之痕，揮風流之汗。東閣月斜，牆陰過半。銀鈎謾掛，玉體輕按。渡意興以眉際，送慇懃於枕畔。喜今夕之奇緣，遂綢繆而達旦。美矣哉，趁此芳時，用慶佳期，維士與女，云胡不夷。見者動顏，聞者解頤。怨女聽之而腸斷，曠夫念之而淚垂。享無限之風流，歎終古之如斯。所由芸窗之寒士，而樂述此以傳奇也。

綢繆後，李生重別銀缸，高掛羅帳。左擁碧仙，右撫青青。啞然笑曰：「天地間，最好看的，莫如美人。其坐也好看，立也好看，行也好看，睡也好看。喜也好看，怒也好看，笑也好看，愁也好看。生的也好看，畫的也好看。身上百體，門門好看。閨中百物，件件好看。飢的看他也忘餐，渴的看他也忘飲。憂的看他也成樂，愁的看他也成歡。令人不移步的看，不轉睛的看。來的又對面看，過的又回頭看。隔窗隔簾也要看，隔花隔水也要看。未看時即要得看，得看後又想復看。不厭五次十次看，並不厭百千萬次看。推此心直要處處得看，日日得看，時時得看，刻刻得看。個個得看，前古的美人皆為我看，今世的美人盡為我看，即後來的美人亦無不為我看也。」說訖，哈哈大笑。明年生偕之抵京，拜命守職。越五載，李公卒於京。生率家扶柩歸萊州，居憂三年，遂不復仕。後桃碧仙生子三人，曰琮、曰瑰、曰瑞。柳青青生子二人，曰瓊，曰王番。生乃以瑞繼李祥之後，俱克紹前徽，各膺顯秩雲。

總論：

煙花子曰：此傳標其題曰《連理枝》以桃李柳三家，固結纏綿，有合乎連理之義也。看他全傳，將桃李柳三人，寫得異豔奇香，翹然物表。而當日英光浩氣，猶覺咄咄迫人。又不同一味嬌柔啾啾兒女也。

水平以儒修而該將略之才，已是五分難寫。至碧仙以蛾眉而備龍韜之選，更是十分難寫了。所以稗官俗說，於此等傳，往往誇以勇力，藉以神通，資以法術，虛誇誕妄，直可當一狗屁觀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出情理外耳。此傳妙在先寫桃碧仙，改裝逃難一層，便好把碧仙做個男子觀了。然後寫到登朝拜將，掃靖南都，便見寫來都是情理中人。說來都是情理中事。險則甚險，險而不離其平。奇則甚奇，奇而不失其正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在情理中耳。視俗本之誇以勇力，藉以神通，資以法術者，相去何啻天淵者哉。

作文而出於尋常情理之外，固不佳。作文而拘於尋常情理之中，亦不佳。必也事固在乎尋常情理之中，事實出於尋常意料之外。如桃碧仙、柳青青等，真是人人信而有之，人人樂而稱之，卻非人人預而料之者也。